觀察

每份售五千元 · 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illegible]

第三卷 第十二期

專論

論琉球歸屬問題 李純青

自由乎？平等乎？ 吳恩裕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金克木

科學叢談

論賞罰 張述祖

歐洲通信

西歐紀行：(二)法國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八方風雨會中州（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觀察通信

揭開豫西的內幕（豫西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追悼·示威·探監（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跋一多遺集 吳晗

書評

美國之內 費孝通

讀者投書

今日蘭州
如此今朝
支持

花瓶詎可充立委
洋婆豈能登議壇
無所事事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儁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鄭文燮 戴鎦齡 蕭乾 顧頡剛

讀者書簡

朱偰先生與本刊編者來往函件

一

敬啓者：頃閱大公報登載廣告，見貴刊三卷十期，載有「幣制非改不可」一篇，下署敝人之名。查敝人從未向貴刊投稿，亦未發表「幣制非改不可」之文字。貴刊未得敝人同意，竟擅用敝人名義，發表此類文字，不知在法律上有何根據，請即明白賜復，以憑處理為荷。此致

觀察週刊社

儲安平先生

朱　偰謹啓

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二

伯商先生：頃奉十一月一日大函，敬悉一是。茲將此事說明如左：查敝刊向例素不刊載演講稿件。上月下旬，接中大王國生君投來一稿，係記先生十月十五日在中大經濟系的演講。當時我們頗費考慮。一方面，我們素不刊演講記錄，一方面覺得先生這篇講稿很有價值，而王國生君的記錄也很好。我們最後決定發表這篇稿子。按照本刊最近編例，凡是譯稿，署名時以原文作者為主，譯者的名字放在譯文的末尾，因為譯者的名字所佔的重量不應與原作者所佔的重量相等。同樣，演講稿子，記錄者的名字不應與演講者的名字並列。因此，在「幣制非改不可」一文之後，附有下列按語：「編者按：此為朱偰先生於十月十五日在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的演講，由該校同學王國生君記錄投來」。我們最初很想將這篇記錄寄給先生過目一下，但不知先生地址，所以未能實行。說實在話，我們發表這篇演講時，心中也有些勉強。因為我們不願打破敝刊不刊演講稿的慣例。但是至少我們在採用這篇記錄時，我們對於先生是很尊敬的。現在我們接到先生的質問信，我們也覺得我們做事沒有週到。現在除將事實經過敘述如上外，謹請先生示知：我們應該在什麼方式下向先生道歉。先生如有具體辦法，即乞示知。我們則建議：將先生來信及我這封覆信一併在「觀察」發表，以明經過。如此至少證明先生並未向敝刊投稿。如何之處，即盼覆示為禱。此請　大安

儲安平　謹覆　十一月三日

三

安平先生道鑒：奉讀十一月三日大札，敬悉一切。貴刊三卷十期所載「幣制非改不可」一文，既係中央大學學生王國生君筆記投稿，敝人自可諒解。惟以該篇中所記與當日所講，頗有出入，其中數字，尤多錯誤。事前未蒙惠寄過目，為遺憾耳。敬頌

道綏

朱　偰　謹啓　十一月四日

（請將來往函件在貴刊發表為荷）

今日蘭州

編者先生：自上月隴海路截斷與共軍趙壽山部包圍潼關後，蘭州即繼西安而呈動亂不安景象。投機商人，混水摸魚，幾天內物價直線上升，有由二十萬元漲至四百萬元者，甚且有由二萬元漲至二十萬元者。一般平民，痛受此種打擊，已掙扎於飢餓線上。失業者亦隨之日多，勵志路社會服務處職業介紹組終日絡繹不絕。國立農業專科學校小學部前曾招考兩位教員，三天內，報名者竟達八十餘人。伊犁事件後，歸化同胞，投向祖國懷抱，紛紛奔赴蘭州。但政府視若無睹，不予救濟，任其流落街頭，拿着一些舊的俄國毯子販賣，成了一羣新的吉卜賽人。

在教育文化方面，也是一片荒涼，雖然大學與獨立學院有兩三個，中學有十多個，但大多設備簡陋，程度低落。報紙共有六家（都是官家辦的），銷路上一千五百份的只有和平日報一家，其餘都打不破千份大關。文化社團僅有一個「西北文化協會」，是西北行轅所支持的，但其注意力都集中在做買賣上，如舉辦「文化沙龍」「文化供應社」之類。

昔日在黨團未合併以前，磨擦甚為利害。關於國大代表，雙方事前均有嚴密計劃，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而蘭州市上表現得尤為尖銳明顯，令人為未來的競選場面躭心！雙十節日，省政府主辦了一次大中小學的壁報競賽，題目是「戡亂建國」。結果，擺在省黨部議廳裏的三十多個壁報，據調查：有七個的頭一篇是和平日報的社評改裝的，五個是民國日報的社評改裝的，五個是西北日報的社評改裝的。而取錄的前三名，據一位朋友說：都是從南京中央日報，救國日報，文化先鋒上抄來的。

蘭州雅片煙的市場甚繁榮，普通應酬便是「搭飛機」。（註一）煙價已漲至兩百萬。安定門，西關外與下東關外的煙市，生意興隆。近從河州，岷縣等地來貨甚擠，「六個貨」（註二）還差一點，「八個貨」到場便有下家。市場多在城牆根的窯洞裏，甚為安全；有時甚至有警察保鑣，毫無危險。

近來蘭州也恐怖起來了。和平日報社總主筆兼資料室主任宋某於上週被捕。西北日報社兩個記者，河聲報週刊記者亦於前天晚上被捕。西北經濟日報社長則又於昨晨被捕。現在除那位總主筆宋某業已專機押送南京外，餘均下落不明。蘭州附近有兩個集中營，一個在河北白塔山底下，一個在五泉山（？）下，至今每一個裏面據說尚有政治犯二三百名。

（註一）「搭飛機」就是用手拿一個銅元，把大煙放在上邊，用一根燒紅的鐵絲去活動，然後拿一個竹筒去吸。

（註二）在市場賣的大煙都是生的，還需要熬一次；如熬過以後，能夠剩下六錢純煙的便叫做「六個貨」，便是次等大煙；如果剩下八錢的，便叫做「八個貨」，就是最好的大煙。

王　庚　十月二十二日　蘭州

如此今朝

編者先生：我是個逃避兵役而來異鄉漂泊無家可歸的孩子。我的哥哥於三十四年被征走打日本，陣亡於河南，那是多麼光榮的死。如今黃土未乾，父母念兒之心未斷，又要拉我去打內戰。我毅然逃奔外出。如今我滿腹的激憤，又向誰說呢？目前中國，為人民做喉舌，能夠替我們說話的刊物，僅剩「觀察」而已。我現在把心中的苦痛仇恨寫成俗淺的東西，如果能載之刊末，飭諸社會？是我殷切希望的！

如此今朝

（一）世路崎嶇到處洪水，白天朦昧夜更黑，日月光明都在天上，災難禍害齊降人間。

（二）東村的軍爭未熄，西莊的戰火又起，流離失所的百姓，死不償命的士兵，外戰把人民齊殘盡，內戰今又殘害人民。

（三）昨日征走了兄，今又攫去了弟，逼得那家庭多離散，爸媽們淚漣漣，妻子們的哭聲慘。

（四）苛政猛於虎，法律盛似蛇，民生無保障，民權被剝削，時日何喪」，「民與汝偕亡。」

我是初學寫作的貧民，措辭用意一定多不恰當，加完全不能應用，當作罷論，用不着退稿，如能免強，請先生刪改之。

張　業　十月三十日　漢口

（下接十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興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國內訂閱
三個月十二期 平寄：五萬元 掛號：六萬元 航平：七萬元 航掛：八萬元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二萬元 航平：十四萬元 航掛：十六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讀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二期
卅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本期作者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金克木：武漢大學教授
張述祖：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副教授
吳　晗：清華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論琉球歸屬問題

——及可能糾紛的日本領土

李純青

中國朝野幾乎一致的主張要收回琉球。用的字眼是「歸還」。理由大概是：「琉球不論歷史上，地理上，都應該是中國的。」琉球革命同志會也要求琉球重歸中國。另方面，在日本也有六十餘名琉球人在要求日本參議院討論爭回琉球。現任日外相蘆田均說：「日本要參加共管琉球。」又說：「琉球在北方有些島嶼本屬日本，應劃入日本版圖。」今年六月廿六日麥克阿瑟在東京對美國記者團談話也曾提到：「美國必定保留琉球。由該島的空軍基地，保護或監督日本。」據說，蘇聯也表示過要託治琉球。總之，至少現已有四國（日本在內）對琉球有佔取之意。將來和會對處分日本領土，最糾紛的怕就是琉球問題了。

琉球以外的日本領土

大問題都解決了。

（一）根據開羅宣言：「滿洲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國。」「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

（二）根據波茨坦宣言：「日本的主權必將限於其本洲、北海道、九洲、四國及我們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三）根據雅爾達協定：「南庫頁島及其毗連之各島應歸還蘇聯。」「千島羣島應割與蘇聯。」

以上三個應爲和約根據的文條，已解決了日本領土的範圍，（只有「其他小島」一點未解決。）在這範圍以外，「滿洲」台灣澎湖解決了，朝鮮解決了，南庫頁島及千島解決了。未解決的只有：（一）琉球。（二）馬紹爾、馬利亞納，及加羅林三羣島。（三）小笠原及硫黃羣島。但（二）（三）兩地，事實現在美軍佔領下，沒有第二國出面要求，其將歸美國託管，已成定局。故未來領土爭執實際只有兩個問題：（一）如何決定歸屬日本的「其他小島」？（二）如何處置琉球？日本利用未決定的，

「其他小島」

一項，爭千島的一部分小島，爭琉球北部小島，並和朝鮮糾紛。伊豆七島與小笠原羣島也有一些糾紛，但麥帥於去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指令：「伊豆七島及北緯三十度以南的孀婦岩劃入日本行政以內。」這方面問題可算解決了。

關於千島

千島本屬俄領。一八七二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與帝俄談判，先是要求購買北緯五十度以北的庫頁島，俄國不肯；副島乃建議：「日本放棄庫頁島，領有得撫、國後、擇捉三島。」直到一八七五年五月才談判成功，簽訂條約，日本放棄庫頁島，換得千島十八個島嶼。（北起占守島，南至國後島）這段歷史，可當千島與北海道劃界的根據，很自然，也很合理

，日本不應該橫生枝節。

鬱陵與日本之間的小島，日本海裏的鬱林島、竹島、及朝鮮半島以南的濟州島，當歸朝鮮；還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麥帥指令裏已予確定——在日本政府行使政權之外，應已沒有問題。將來問題是：

對馬

對馬是一個小國，與日本離合無定，和朝鮮關係很深。尤以鎌倉時代，由少貳氏，阿比留氏，至宗重尚氏國內屢經篡奪，有時朝貢日本，有時也服從朝鮮。一四四三年對馬藩主宗貞盛就與朝鮮約，每年遣船五十隻。但現在對馬問題是戰略的，不是領土的。蘇聯有一本曾里波依蒂的著名小說，以「對馬」爲名，譜寫日俄戰爭時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東被鄉艦隊殲滅。蘇聯念念不忘於對馬海戰。在日本神功皇后及豐臣秀吉前後二次征朝鮮時，在蒙古遠征日本時，每次戰役都轉移到對馬。對馬地位衝要，鎖鑰日本海，遮擊日本與大陸，不啻遠東的達達尼爾(Dardanelles)海峽。爲監視日本復起侵略，扼住其「大陸政策」的咽喉，我們應使對馬離開日本，交由聯合國(似以蘇聯爲適宜)託管。

以下說琉球問題，先說：

琉球的地理範圍

日本的沖繩(Okinawa)縣，並不等於琉球。一六〇九年足利時代，將軍島津家久發兵三千討琉球，生擒其王，併吞了琉球的大島、喜界島、冲永良部島，與論島。此制度一新，奪去琉球約三分之一土地。所奪諸島在一八七一年廢藩改縣時，劃歸鹿兒島縣下，直到日本投降止，還屬鹿兒島縣大島支廳管轄。現在日本要爭的就是說這些島原屬日本，不屬琉球。這要求當然是不合理的。我們應使其合浦還珠，恢復琉球的完整。麥帥指令規定「琉球羣島中北緯三十度以南各島(包括口之島)」在日本行政以外，即將一六〇九年島津的剝奪歸還琉球，如此措置，極合情理。

這樣，所謂琉球應指自口之島起，向西南蜿蜒到與那國島止，計大小島七十餘個，面積三三八九方公里。人口，琉球人約六十萬。(一九三〇年調査是五七七五〇八人)在大島郡(大島支廳)內有二十萬日本人是由九州來的移民，應除其籍遣歸故土。若依大島郡爲界，口之島以北的硫黃島、口永良部島也應歸屬琉球，那是吐噶喇火山羣島的一部分。只有屋久島種子島是屬熊毛支廳的，那沒有問題應入日本版圖。

琉球歸屬問題的解決，在戰時聯合國所有文獻與協議，都不能找到根據。那是「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開羅宣言)，日本必須吐出，吐出之後，就不知應給誰了。聯合國對領土有個消極的原則，即：(一)大西洋憲章「不得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其他。」(二)開羅宣言「三國決不爲自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這個原則就是：不是你的領土，你不能擴張。若任何國都不該領有，又不該讓「敵國」繼續佔領，則其解決之道不外獨立或託管。前者像朝鮮，後者像太平洋前日本代管島。因此討論琉球問題可假定有三條路：歸還，獨立或託管。

我們主張「歸還」在法理上站得住嗎？

領土的取得，在國際法上，有先佔、割讓、買賣及贈與等。但自第一次大戰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原則以來，最重要也最合理的是根據這個原則，尊重民族的自由意志。但戰勝國可以禁止戰敗國對某國某地不得合併。例如凡爾賽和約就規定了德奧兩國不得合併。我們對琉球，無疑的，有權不許琉球公民投票歸日本統治。除了日本，琉球和中國關係最深。

有史爲證

琉球的名稱有琉求、流球、瑠求，流虬等。始見於隋書東夷傳，宋史元史也有記載，但當時海上情形不明，所謂「琉球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或說指台灣，或包括台灣在內。到明朝，則已完全明白，明太祖於洪武五年(一三七二)遣楊載使琉球，詔云：「……朕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諭朕意，使者所至蠻臣入貢，唯爾瑠求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遣使數次未遂，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琉球首里按司始受封爲「琉球國中山王，」隨後還有「山北王」「山南王」受封，當時琉球三分爲「三山，」三山內訌，明主輒爲調解。初送閩人十八氏入琉球，任通譯，永樂年間增加到有「閩族三十六姓」，由是琉球風靡了中國文化。三王也各遣子弟入明留學。尚巴志統一「三山」以後，亦爲中國藩屬。明亡清興，琉球再受冊封，二年一貢。其間島津家久戰勝琉球，並剝奪了奄美羣島，但日本船到那霸各地通商，極怕中國知道，琉球政府必下令：「(一)使船到時，凡日本年號日本人名書集及此外所有惹動人目者，該船主可各自藏避。(二)日本歌日本語言，或與人以日本話對談，皆爲不宜。(三)不可現出日本的風儀。」明英宗正統四年(一四三九)在福州南台外設蕃使館，專管琉球事務。後改爲琉球館。直到一八七三年琉球王尚泰被迫向明治進「王政維新」的賀表，明治詔封尚泰爲藩王，列

入華族，正式併吞琉球，福州琉球館事務，乃移轉到廈門日本領事館。但這件事：（一）沒有獲得琉球官民的同意。他們始終不聽命令。一八七九年日本廢「琉球藩」，改沖繩縣。命尚泰「上京」（東京），尚泰圖謀反抗，後來日本是用軍警力量解決的。（二）中國始終沒有承認。一八七九年美國卸任總統格蘭頓來遊遠東，會出而為琉球問題斡旋，中國建議割島分隸，因受日本反對而無結果。一八七四年西鄉從道侵略台灣，就是藉口保護琉球人民的（因有琉球人五十四名被台灣生番殺害）。清廷昏庸，先謂「生番化外之民」，繼與日本定約償付撫卹銀十萬兩。此事雖有精神上默認琉球與日本的關係，但中國無明文放棄琉球。（三）在日本併吞琉球時，琉球已與美法荷三國訂有通商條約。法國軍艦最先於一八四四年到那霸，英國次之（一八四六年）。美國最先於一八五三年與琉球訂約，法國繼之（一八五四年），荷蘭是一八八年和琉球訂約的。一八七三年美國因日本佔領琉球會照會日本政府，謂「應任琉球維持條約義務。」日本答覆照辦。實際上，歐美各國也沒有承認日本併吞琉球。總之，琉球平白入日本版圖，任何方面都是一筆糊塗賬。

上敍史實說明：（一）琉球為中國藩屬，歷數世紀之久。沒有一國比得上中國和琉球的關係。（二）琉球有自己的政府及國王，長期維持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態。論「歸還」，無疑歸還中國。但我們要求歸還會碰到一個難題——民族。琉球只是中國的藩屬，不是中國直接統治的本土。中國對朝鮮，對越南，也有過這種藩屬關係，然而民族不同。基於民族的自由意志，民族自決原則，他們可以加入中國，但也可以獨立。

琉球民族

是混合的。據加藤三吾著琉球研究一書稱：「琉球人種有：（一）馬來眼，方顴，廣鼻無鬚的。此系乃從菲律賓台灣北上者。（二）蒙古眼，狹額，隆鼻的。此系乃從九州南下者。（三）久米村一部落，是閩族三十六姓的後裔。（四）原始住民是倭奴系。」琉球革命同志會謂：「現在琉球人六十萬裏頭，閩族三十六姓佔六分之三，北方系統六分之一，南方系統六分之一，羅系六分之一。」在琉球民族裏面，有中國人的血統，但請注意，三十六姓有許多是賜姓的。其語言也混雜着中國語日本語，有些地方則混雜着倭奴語和馬來語。其風俗，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久米村有孔廟，崇元寺有下馬碑，瑞泉有很多中國人刻石題字，端陽節有龍舟競渡等；但同時馬來與日本習俗也到處存在，琉球有自己的歷史，詩歌，戲劇等等。綜這一切，我們實不能說琉球民族和那一國的民族絕對相同。自然，也不能說是中國民族。關於三十六姓是後來去的，居客卿地位，已歸化琉球，既不是征服民族的統治者，也不是一支有獨立意識可以左右及領導琉球的多數民族。

依民族自決原則，琉球人民可以要求加入中國，那是他們的自由權利。反過來說，中國似不能强迫琉球歸還中國。假使琉球人民的自由意志選擇的是獨立、解放，他們希望恢復他們的國度，願意重樹三巴國旗，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不加以贊助，好像贊助朝鮮獨立一樣，贊助琉球獨立比要求歸還琉球實在要漂亮得多。假使琉球歷史是往獨立解放的路上走的，那麼，

託治

就不過是權宜處置了。為佔領琉球，美軍對日軍惡戰八十三天，雙方死傷十餘萬人。美第十軍軍長巴克納，第九十六師副師長伊斯利，且以身殉。恐這壯烈的犧牲與戰功，無疑美國最有承受託治琉球的資格。中國也有資格。但和約應規定：琉球託治是暫時的，其性質與朝鮮相若，經過相當時期，應讓琉球自由獨立解放，不可把琉球看成太平洋代管島那樣決定，作永久或半永久的託治，永久託治對琉球違背民族自決原則，也違背聯合國信誓且且「不擴張領土」的宣言。因此，我想我們對琉球的健全主張似應為：

（一）首先讓琉球人民投票願不願加入中國。

（二）如其不願，則實行有期限的託治，扶助琉球民族自由獨立。託治形式，可交一國或數國共管。

（三）託治國不得有久佔琉球的企圖或設施。並不得利用琉球作戰，除非為對付日本。

（四）聯合國保證琉球永遠脫離對日本的從屬關係，並保證其永不受侵略。

以上所論完全站在法理立場，排脫利害及自私的觀念，並不以主張當作一種手段或宣傳。將來琉球問題怎樣解決，未可逆睹。令人遺憾的是過去及現在人們都忽略了琉球民族，許多寫殖民地歷史及寫日本殖民地歷史的書籍，獨缺琉球一章。我强調了民族問題。琉球雖然弱小，我們不能不尊重其有過獨立與鬥爭的民族自由意志。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訂閱

自由乎？平等乎？

吳恩裕

英國著名的歷史家愛克頓（Lord Acton）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追求平等的熱情，使令我們對於自由的希望，成爲泡影』。這句話一向被認爲是主張平等與自由衝突的名言。中國現在正邁向民主政治的路途，而民主的極致，就是達到自由及平等的境界；那麼，自由和平等究竟是不是衝突的呢？如果不衝突，有什麼理論的論據？如果衝突，則不但要有論據，並且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跟在後面，即：我們究竟要自由呢？還是要平等呢？

爲了解答這些問題，本文下面首先討論：自由的抽象意義是什麼？它爲什麼值得我們爭取？其次，再從實際的社會經濟背景中來看自由的爭取，便發現歷史上爭取自由的總是限於某一個階級，從來沒有普遍地爭取過；當然更沒有普遍的獲得過。因此，經濟上、敎育上、以及其他特權上的不平等，乃是自由的阻礙。再次，我們說明：自由應該是全人類所趨赴的目標，它的普遍實現是必須有平等爲基礎的。所以，只有少數階級的特權與全民的自由是衝突的；而全民的平等，不但不與全民的自由衝突，反而是它實現的主要條件。

讓我們首先說明自由的抽象意義。自由有消極和積極兩種意義。消極方面，所謂自由有：取消約束或限制之意。例如信仰自由，便含有旁的人或政府不干涉個人信仰宗敎之意。又如言論自由，也同樣有反對任何人干涉的意思。積極方面，自由有：任意選擇辦法或觀點意思。例如上述兩種自由，在積極方面，便含有任意選擇宗敎信仰，任意選擇立論的觀點的意義。

祗就抽象的意義講，自由也是值得爭取的。特別是從自由的積極意義說，它乃是任何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一個社會的進步乃是大量的創造活動及思想所造成的。而創造性的活動及思想，都包括着『選擇』的作用。那就是說，假如有最好、好、不好三個可能，那麼創造性質的活動及思想，就選擇那『最好』的一個可能。旁人，政治權力，都不能限制或阻礙這種選擇。如果『欽定』一種辦法或觀點，迫令人民遵照活動及思考，這個社會是絕不會有進步希望的。所以，我們可以說：阻礙正當自由的政府，不但於法無據；因爲正當的自由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了的人民的權利；而且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全社會的罪人。對這一點，我們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應有正確的認識。

其次，我們再由社會經濟背景來看自由的問題。拋開了上述對自由的抽象說明，在事實上，我們便不能不發生下列的問題：是誰在爭取自由？是些什麼人有得到自由的希望並且眞正得到了自由？

是誰在爭取自由？這問題顯然和壓迫的程度有關。在習以爲常的奴隸制度的社會中，奴隸恐怕連爭自由的企圖都不易發生。因爲壓迫得太久太重了，被壓迫者縱然不會改變天性而具有奴『性』，却可以造成因循懶惰的習慣服從。又如中國今日的無知農民，他們會起來爭自由麼？不會的，一則因爲他們被壓迫的深而久了；再則因爲他們沒有知識，特別是沒有政治的意識。而另外，我們今日熱心民主的人士，幾乎全是『都市民治家』，知識分子是不會把民治帶到鄉村，交給農夫的。

是些什麼人有得到自由的希望，誰得到了自由？這問題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而它的正確解答，也足以發人深思猛醒，可以爲了解中國當前民治問題的幫助。就近代的社會經濟背景而言，爭取自由的：是反對特權貴族的地主；是反對政府干涉的資本家。並且他們在他們各個的歷史階段中，也都得到了自由。何以他們能得到所爭取的自由呢？因爲爭取自由，和自由的實現，都是有其經濟條件的，而他們就正是具備此種條件的人。近代歷史的發展，直到目前爲止，自由的實現始終沒有擴展普及於全民；其原因就是：在全民中之貧困的農工階級在現代國家中，雖然表面上享受自由的法律權利，但是他們自身的經濟情況，却阻礙了他們實際上享受這種權利。所以，法律上的規定是『應該』享受自由；而事實上的問題是『能』『不能』享受自由。這種『能』與『不能』的背後，實在隱藏着階級的分野，財富分配的不均。這種情形就正是所謂『不平等』。有錢的，能享受自由的，在現代國家中，都成了特權階級：他們的自由之獲得，是建築在這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上面的。因此，少數人經濟上不平等的存在，恰好是全民不能普遍獲得自由的基本原因。

再次，我們要一反上面所引愛克頓那句話，而認爲全民普遍地獲得自由，必須建築在經濟平等之上。我們必須取消經濟上的不平等，然後才能實現全民的自由。在經濟不平等的社會中，佔優勢的階級是少數人，取消他們的經濟優

勢是取消一種社會的特權。人類歷史所以被認爲是進步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不斷地取消種種特權的過程！

取消少數人經濟的特權，自然包括着重行分配財產，或至少是限制財產之攫得的問題；這豈不是剝奪現代國家中法律上保障財產及蓄積財產的自由權利了麼？是的，是要剝奪少數富人的這種『權利』；但須知這種權利在現代國家中已經變成『特權』了，並且當我們已知這種特權妨害『全民』的幸福時，剝奪它不是應該的麼？所以，就此觀點說，已經變成了特權的自由權利，應該被剝奪，被取消。但這並不表示：『自由』與『平等』是衝突的。這祇表示『特權』或少數人所能獨享的自由和『平等』是衝突的。

關於這一點，有好多現在的學者，沒有弄清楚。其原因就是因爲他們未能把自由的問題，放在具體的社會經濟背景中來研究，因此他們也不問：『是那一種自由？』『是誰能享受此種自由？』等問題。殊不知這種態度是不對的。如以政治自由爲例，在希臘社會中，便只有公民階級能享受，而奴隸則絕對不能。又以財產自由爲例，在近代社會中，工資勞動者，終日疲勞精神，求一人一家溫飽之不暇，你說他應該享受大量堆積財產的自由，豈不是絕大的諷刺麼？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治經濟學者：不要再認爲平等與自由是衝突的：因爲全民的自由，必須以平等爲基礎。不要認爲如要平等即必須損失一些自由，因爲那『些』自由既已成爲少數人的特權，則取消它便是應該，而非不應該，的了。

最後，以我們中國目前的民主運動而論，我們必須了解：要自由是當然的，因爲照上面所說，自由乃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但是平等也是重要的，因爲西方民主政治的經驗已經昭示給我們：沒有平等的基礎，眞正全民的自由是不會實現的。平等和自由是不衝突的，因此我們一方面固然要爭取自由，另方面也要促成平等，以爲自由的基礎。但這爭自由的運動必須是普及各階層的，否則就不免流爲某一種人的特權之爭奪了。如果市民治的運動是以都市爲出發點，而謀逐漸普及於鄉村，那自然是可以的。如果是始於都市，又止於都市，那就不免是特殊的民治而非普及的民治了。

中國人口裏農民佔那麼大的百分比，在此次民主運動中，很少人想到他們，提到他們。這不能不說是怪事。有兩個遠見的外國人，曾經做過提醒我們的企圖。一個是華萊士來中國時，曾促我們注意設法提高農民的生活及知識水準。另一個是拉斯基某年爲重慶大公報所撰的一篇社論，題目似爲『中國革命之展望』，其中也有提醒我們提高農民生活及知識水準的意見。然而，我們却沒有人注意這些問題。照我的看法，平等旣爲自由的基礎，而自由又爲民主之鵠的，則在我們的民主運動中，絕不可忘記了農民：因爲在全中國人民中，倘使把農民抽出去，剩下的便顯然是少數的特權階級了。拋開『應該』與否不管，須知歷史的進程是無情的：建築在不平等基礎上面的少數人的特權自由，終於是要被揚棄的，被剝奪的。而全民的普遍自由，却永遠需要平等爲基礎。

一九四七年十月廿六　夜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金克木

自從胡適之先生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以來，有很多人討論到擴充大學與廢止留學的問題。就我所見到的文章看來，大家的爭論在原則上並不見得彼此不同，却似乎是只有着重點不一致。

據我看來，反對胡先生的意見的人所認爲胡先生的意見大略是：廢止留學，用留學經費辦大學，可以把大學辦得與外國第一流的相等，但十年內只能辦五個，其餘的候補。從這種看法生出的爭論便是：留學能不能廢止？該不該廢止？十年能否辦出第一流大學？該先充實那幾個大學？前兩個問題是消極方面，後兩個是積極方面。本文側重考察前一方面，然後附帶談一下有關後一方面的鄙見。至於是否必要挪留學經費辦大學，以及現況下能否希望單獨發展高等教育等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

主張留學的人不見得以爲中國永遠都要在學術上仰給外國，把高等學術人才都請外國去造就；而反對留學的人也不見得要馬上停止留學，不再派一個學生出國，只等國內出現牛津劍橋哈佛。因此，留學該不該廢止，就是中國學術界要不要獨立不依傍他人而與人平等的問題。在這一條原則上，我看不出大家意見有什麼不同。至於學術能獨立的國家有時也還要派人到外國去學某一種特殊新學問，那是等於獨立後的合作。所謂獨立，只是平等，並非孤立，獨立的

國家學術仍然是世界整個學術界的一環。因此，那一類的留學與目前的高等教育普遍到外國去受的留學是根本不同的，不會有人拿來作留學的辯護證據的。

成問題的是留學該不該馬上廢止，其實也就是能不能廢止的問題。這是原則中之實際方面，因此牽涉到十年能否辦成第一流大學的問題。認為留學不能廢止的舉出許多理論與實際的理由來，說明不能停止留學等候自己學術獨立；認為留學必須廢止的人也列出許多留學的惡劣情形來說明留學只是浪費，還不如自己辦好大學請外國第一流學者來教。其實反對的並沒有抹殺許多留學生的成績，主張的也未否認留學界的怪現象。

雙方都有理由，但是論點混淆了。大家都沒有注意留學政策與留學現象是兩回事。反對留學的指出現象而牽涉原則，擁護留學的卻辯護原則而庇護了現象。

真正的留學政策應該是雙方都不反對的，可惜的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留學政策，卻只有留學現象，這便是「鍍金」混學位的風氣。這風氣是根基於殖民地的買辦心理的。在中國沒有真正獨立，不能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脫離殖民地的地位，而為國際間平等的一員的時候，即使我們能夠努力在高等學術界打破這種依賴的現狀，也決不能在社會上消滅這種媚外風氣的。

為什麼說還沒有留學政策？

所謂政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有計劃的達到解決該問題的目標的一種手段。留學政策者，應該是因為中國現代學術對外國而言或缺乏或落後，因而要急起直追，用留學的方法以達到與人並駕齊驅的目的。這種留學必須是有全盤計劃，確定目標，實際步驟，具體效果的。這才可以稱為政策。政策既是手段，就不能手段目的化，因此必須企圖達到目的後廢止手段。政策是就國家着眼的，因此也不能以個人的成功和失敗為評價的標準，而應以整個達到目的與否為考核的原則。民間的或臨時的這樣有目標有成效的派遣留學，不是沒有，但常常人亡政息，不能算國家的政策。

譬如有一個人到少林寺學打拳，他的目的首先是要學得青出於藍，至少是與老師及師兄弟並駕齊驅，不辱少林派的名目才行。若他僅僅住過少林寺學過拳，即使頭上燒九個香疤，也只能算是遊方和尚掛了單，也許還不如寺中挑水的凡夫。那不能算是去學打拳，因為他原先沒有以學到老師地步為目的，實際又未達到這目的，怎能說是去學拳？進一步說，他精通了拳術，回到故鄉，若丟了拳法，或專以打人為業，並不教人，或則也授徒，但一代不如一代；這樣，在他個人算是學過拳，但在他故鄉說，以後的人仍得跑到嵩山去學，仍和沒有這個人一樣。必須有一些人都懷着自立拳派的目的去學，回來後確能把少林的一套在本鄉傳授，使一代勝過一代，甚至別開新派為少林所佩服，這才算建立了少林的一友，或成功了拳術一派。以後也許還有人要到少林去特別學暗箭之類的秘傳，但大多數卻不必跋涉而能成為技擊名家了。這樣有目的，有計劃，有效果，從學習到獨立，到延續發揚，在個人是立志，在國家是定政策。我們有這樣的留學政策麼？

就社會說，類似這種學打拳的留學本來也可自然依需要發展，不必政府來包辦的。我們只要看看中國佛學的接受傳播與建立的歷史，就可以明白。從佛經傳入以後，道安慧遠等的竭力提倡，鳩摩羅什，眞諦等的在中國終身譯述傳授，到玄奘義淨等去天竺那爛陀寺專攻，回來發揚光大，翻譯、傳授、研究、建立了自己的佛學。我們古代原是有過這樣的留學的歷史的。因為並不是政府決定實施的政策，所以不是有計劃的推行，而需要整個社會上起帝王下至庶人的推引，有志之士的冒險犯難，歷幾百年的時間。這的確是由留學延師到自立學派的一個成功的例證。從清末到現在，實際上我們是重複走了千年以前對佛學的一條路徑，也有了一些特殊的成就，可是在現代的環境說來是太不經濟了。古代的中國不是在殖民地的地位上，政府不能也不會全盤控制文化事業，所要學的又只是經典戒律等等並非日新月異遲一步就趕不上的科學，又沒有鐵腕扼住護照與外匯。從前在兵荒馬亂的幾百年內無整個計劃而成功的介紹並建立佛學的歷史，我們現在不能任其重演了。我們要作現代的經濟的打算。我們還需要一個留學政策。

留學政策是企求學術獨立的一個步驟，兩者在一個時期內是並行不悖的。胡適之先生沒有提到這一點，因此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其實他最好擬一個十年留學計劃與學術獨立計劃相輔而行。一面延聘外籍名家，充實設備，一面有計劃的派人留學回來傳授，自建根據地，這才是理想。「鍍金」的風氣是殖民地的買辦心理所造成的，不能消滅於一旦；然而留學的浪費卻是可以，而且必須，以有效的有計劃的留學政策來制止的。這個政策也許不是政府所能為力，那就要學術界自己來策動辦理，只要政府肯把管理留學的權由官廳移到教育界去，把非學術目的的不合理的控制變為合理的有計劃的管理。

中國歷來對留學生是只管跨出國門的一步，而不顧其他。這一步的關隘愈來愈嚴，而走私漏稅的浪費愈多，徒然使有志求學之士為學問以外的限制所阻，而無意求學之人得藉其他辦法「鍍金」得意。留學生出國門後，大家只問他的學位，回來後做什麼全憑自己的關係，回本行也只是教書而已。公式是：「

出國」——博士——教授或其他」。這樣是無計劃的浪費，豈可稱爲留學政策？嚴幾道學海軍回來還算譯了書，此外學軍，學醫，學工，而回國後做官或買文的有多少？在這種混亂的留學現况下，我們不單歎許多非留學的懸劣「鍍金」現象，我們更歎息扼腕於許多人才的不能出國深造，尤其是已經出國深造的回國來無處用，無法再深造，甚至無法傳授保留，讓歲月與社會把學問消磨，一年不如一年，到後來只贏下頭銜與年資，除了做官以外毫無用處。這種浪費不是用美金可以算得出來的，這是整個民族所付的歷史的代價。

爲補救這種可驚的浪費，因而促進中國學術獨立的，與自建眞正高等教育相配合的留學的政策與計劃的內容，不在本文範圍以內，但有幾點原則是可以說的。例證不遠，卽在同樣落後而能飛躍現代化的日本。

首先，僅以大學畢業爲出國深造的條件是不妥當的，現在的大學中，一年級生還要念「基本」國文與英文，四年級生就能有研究成績的「畢業論文」，先當他低能，後當他天才，一切都是「部定」「國定」，這樣的教育下，學問都是自己課外學來的。傑出之士自然也不少，但非所望於一般。最好是在國內某一方面有實習與研究到某種程度的人，發現非到外國某處去，或非從某位不來中國的外國學者不可的時候，才帶着研究計劃出國去研究。這一點當然與國內大學的設獨立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與其他獨立研究院所的擴充與開放（招研究生），相密切聯繫，還與請外國第一流學者來華講學也有關係。否則便不能規定這一點，定了只是加一道關口而已。要使大學畢業有志研究的才智之士有地有錢有師去研究，有了研究的經驗，才出國繼續，決不要去進普通大學上普通課程，抄書考博士。就這原則來說，愈有研究經驗的人去留學愈能得益。

第二，旣有研究經驗與計劃而出國，就不致浪費時間精力與金錢，必須給他充分的支持，不能出去後就不管，只出公費，看成績單，問學位大小，便完事。這樣出去的人並不是去獵取頭銜，乃是負有極大使命的，必須使他能充分利用國內所沒有的環境，完成他的計劃。至於名位却要全不顧及，只看經過與成績。儘可以當學徒，如果某種必需技術非當學徒不能學的話。

第三，研究到某一程度，計劃中的目的旣達到，回國來必須依照出國前的動機給他施展武藝的機會。最重要那是要他能使再繼續研究這一問題學這一方面的人省下他所花的時間與跋涉。爲了這個，出去的人就得是原來已在學術機關工作過的人。爲什麼要他去，他爲什麼去，都已早在計劃之中，回來後自然一切依預定計劃進行。這一點又與國立學術機關的充實與發展有密切聯繫。自建學術中心，除物的設備外，聘請外籍教授與有計劃派遣留學生，正是人的設備。

惟有這樣的留學計劃才能算留學政策，才能做學術獨立的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沒有人的設備，有美金也不易建立獨立學術中心的。

這只就學術界來說，所以一般的「鍍金」思想，以及達官出洋，貴公子遊學等現象，就屬之社會問題，不能希望同時解決。只要學術界能祛除浪費的「鍍金」之弊，建立起積極的虛心切實從人以求自立的風氣，已經是國家大幸了。至於這個政策雖要政府支助，而全權却要歸學術界，不歸官吏兼辦。這也是必要條件。除非政治上軌道，把學術交給官總是危險的事，不論某位官是否有學有術，因爲那是個人的事，政策不能管個人孰好孰壞。

還有與留學政策應並行的是儘量尊崇未留學而卓著成績的人，尤其是國學，但不限於國學。壓抑自力更生的學者，獎勵遠渡重洋的博士，不但不公平，也不是求獨立的態度。留學旣只是政策，目的仍在獨立，那麼，爲什麼對不留學已能獨立工作的人不特加鼓勵？

現在再附帶談到辦第一流大學的問題，貢獻幾點卑之無甚高論的鄙見。

首先，我覺得專門學術研究雖然也可以包括在高等教育之內，但不如分開來看。目前中國的大學只是傳授高級知識的地方。在社會上看來，中學畢業好像是受教育尚未完成，於是大學就成了高等國民的養成所。由這一點想法，中學生才拚命要進大學，若爲應付需要，勢必把大學辦得同中學一樣多。小學也不是國民教育，只是兒童教育，不過是受教育的初步。這樣，小學，中學，好像都無獨立存在價值，都給大學辦預備班。不幸各級又不聯繫，彼此互不信任，各辦各的，各考入學考試，各重複訓練一通基本課程，把學生教員忙得不了。推上去，大學畢業雖然可以爲社會所用，却仍不能出人頭地，仍得留學，才能做超等國民。這一套社會觀感的根柢仍在中國的士爲特殊階級的傳統，與國民教育民主思想都是背道而馳的。我們若想先扭轉留學風氣，從上而下來改革整個教育，恐怕是沒有希望，因爲教育很難脫離政治和社會而單獨改造。在這種狀況下，大學仍然是傳授高等知識，完成高等國民訓練的地方，若社會風氣不改，留學風氣仍難消滅。如果把研究發明也附在高等知識的傳授上去，無異延長了高等國民的訓練年限，不過從國外移了兩年到國內而已。若大學授予碩士博士名位，社會上又將加以階級區別，於是學生又須讀到博士才算教育完成，而研究院又將辦得和大學一樣多。這樣的根本依據原則若不改，研究院縱辦得多，是否能提高中國學術地位仍成問題。現在單爲了學術獨立的目標，不妨

把專門研究與大學教育分開。實際上，專門研究與發明需要終身從事，大學教育部有一定年限，兩者本也不是一事。若爲了專門研究高深學術的獨立而訂留學與獨立的計劃，把普通大學教育與留學風氣暫擱下等更大的改革，這才是可以實現的。

其次，我覺得好的大學是生長起來的，不是硬辦起來的，正如人材是「養」出來的，不是「訓」出來的。一個大學的成長需要許多的內外因緣，往往難爲個人能力所操縱。若是高級訓練機關，倒可以一所一所的依樣葫蘆，可是需要精神獨立的最高學府能否這樣辦就是問題。好大學與好中學的目標與辦法常不一致，甚至往往相反。可惜這一點似乎還爲許多主持教育的人所不了解。我很懷疑單把一所外國大學的人材與設備「空運」到中國來也能仍然成爲好大學，而不迅速變質。然而我不懷疑把一所外國專攻某一問題的研究所的人材與設備搬到中國來仍能繼續研究。（當然有特殊條件如格林威治天文台等不行。）研究所是可以孤立關起門來的，甚至還特別需要有箇呆子來閉門專心從事。可是大學必須是生長的活的有機體。一所好大學有好的風氣，如同一個人有高尚的人格一樣，需要特別加以培養的。壞的大學只是大量生產方冠學士的工廠，（用訓練班的眼光看這倒是最合理想），好的大學却有獨立的人格與面目。就用最講劃一訓練的軍事學校來說，辦一般訓練軍官的學校和辦養成高級參謀人才的陸軍大學就是兩回事。「將兵」與「將將」的確有很大分別的。

綜合這兩點來說，改造大學可以，甚至必須，與專門學術研究獨立的目標分開來。如果把中央及北平兩研究院的各研究所組，許多已經辦了獨立研究所（不是以敎授兼任導師頒發碩士學位的，而是獨立有計劃從事某種研究的。）大學的研究部門，以及獨立的研究機關，特加充實，招納願終身從事某項研究的中外人員，并培養有計劃的留學政策下的，預備留學以求將來獨立的研究生，這比由改造大學教育以提高學術要有希望得很。不過要學術獨立於國際間，先得學術界能獨立於國內，若學術界的人與事仍受外界的壓抑與控制，衣食不周，動輒得咎，即全國遍設研究所與大學，外國敎授與本國博士多於過江之鯽，也未必眞能學術獨立的。

論賞罰

張述祖

賞與罰乃人控制人的行爲時所最通用的手段。父母對子女，先生對學生，長官對士兵，政府對人民，都離不了這兩種手段。用作賞罰的事物，雖然不一而足；但總而言之，則不外兩類刺激。用於賞者，可以說是使人傾向於接受的刺激，姑命之爲滿意刺激；用於罰者，可以說是使人傾向於避免的刺激，姑命之爲煩惱刺激。至於刺激之所以能予人以滿意或煩惱，則有的爲原始的，有的爲習慣的。我們要某人對某情境常有某行爲，那麼就令滿意刺激在某行爲出現時出現；這樣某行爲就具有了致取滿意刺激的功能，於是因有適應價值而被保留了，這便是賞。反之我們要某人對某情境不再有某行爲，那麼就令煩惱刺激在某行爲出現時出現；這樣某行爲就具有了致取煩惱刺激的功能，於是因無適應價值而被汰除了，這便是罰。

如此看來，賞與罰這兩種用以控制他人行爲的手段，似乎至爲簡便易用；所以歷來爲管敎人者所樂用。因爲只要大權在握，則予人以滿意刺激或煩惱刺激，那好像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於是因爲易用就濫用，因爲濫用，就不見得常常有效了。

如果滿意或煩惱的刺激是某人自己以某行爲由某情境中所致取到的，非由外加；此卽所謂自然的賞罰。例如小兒冷天看見一籠炭火，舉手向火，致取到溫暖的刺激；嗣後在冷天裏的火籠將更易引起他舉手向火的行爲。這是賞的結果，然而這賞是該小兒自己以其受賞的行爲由該情境中取得，非由外加。這可以說是自然的賞。反之這個小兒若看見炭火，上手去抓，致取到灼痛的刺激；嗣後那透紅的炭火，將不再引起他上手去抓的行爲。這是罰的結果。然而這罰是該小兒自己以其受罰的行爲由該情境中取得，非由外加。這可以說是自然的罰。

通常所謂的賞罰，其用作賞罰的刺激是由人施諸人的。受賞罰者並不能自已以其所受賞罰的行爲，由情境中致取來那些刺激，而是由別人硬把那些刺激加入的。例如一個小孩把掉在地下的茶杯拾在桌上，母親給他糖吃；這就是通常所謂的賞。此處的滿意刺激，並非該小孩以自己受賞的行爲取自地板、茶杯

、桌子，而是來自另外的一個人。又如另一小孩把擺在桌上的茶杯扔在地下，母親打他一下；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罰。此處的煩惱刺激，也非該小孩以自已受罰的行爲取自地板、茶杯、桌子，而是來自另外的一個人。這樣的賞罰，可以稱之爲人爲的賞罰。

自然的賞罰效力最大，因爲用作賞罰的刺激與被賞罰的行爲，連結最爲密切固定；有該行爲必得該刺激。而人爲的賞罰則否，因爲用作賞罰的刺激，不一定必與被賞罰的行爲連結：小孩把茶杯扔在地下或拾在桌上，沒人看見還不算了。或者雖然看見因一時興致，並未施行賞罰；或當時未理會，待事過境遷，小孩在院子裏玩時，才施賞罰；使賞罰的刺激與玩的行爲連結，弄得牛頭不對馬胯。不過自然的賞罰，其用作賞罰的刺激，並非由人施行；所以實在說，不能算作人控制人的手段。固然管教人者可以儘可能抓取自然賞罰的機會，或佈置易於發生自然賞罰的情境。但有的行爲，其致取的自然懲罰太嚴重，如小兒玩火自焚。有的自然賞罰殊不能與行爲緊隨，而須歷久方現，如按時食息身體壯，喝了生水拉肚子。有的行爲僅能使別人滿意或煩惱，當下與自己無干，如爲人效力，竊人財物。爲了以後或別人的滿意煩惱而保留或汰除某行爲，那就非用人爲的賞罰不可；爲了防止太嚴重的自然懲罰，也非代之以人爲的懲罰不可。

因之管教人者最樂用的當然是人爲的賞罰。「信賞必罰」，簡直認爲是管家、爲師、帶兵、治民的萬應散。其實人爲的賞罰果眞好用，那麼只要大權在握，統制不成爲一件很簡單的工作了麼？然而事實上則儘管是掌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人，在統制上還往往出漏子。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爲把這種看似簡易的手段沒有用得好。有人說這是因爲有些天生硬骨頭的人，既不愛賞，又不怕罰，所以把社會秩序弄壞的；對這些人賞罰無效。這個，我們研究生命科學的人可不能承認。你既說他是人，又說他不愛賞不怕罰；這就是說有不尋滿意不避煩惱的人。這是再也不能不通的說法。因爲尋滿意避煩惱是生物之所以爲生物，且是不斷適應環境而繼續進化的基本動力。人既然是生物，當然不能例外。不過所謂滿意或煩惱是依當事者而發生的；爆竹之聲，人以爲好玩而滿意；狗以爲可怕而煩惱。送一個肉包子給人，四歲的小孩以爲好吃而滿意；六十歲的老頭以爲侮辱而煩惱。管教人者往往犯一個通病，就是把自已認爲滿意或煩惱的刺激，以爲受管教的人，也一定認爲滿意或煩惱。其實有時不只不盡然，甚至可以相反。酒徒拿酒來犒賞不會喝酒的人，這種賞，實際上是罰。冬烘先生罰學童掃院子，學童正好藉此享受戶外活動的樂趣；在先生認爲執苦役是煩惱的，因之用以施罰，而在學童則認爲是滿意的。這種罰實際上是賞。如此賞罰，誠所謂倒行逆施，手段與目的完全相違了。而管教人者這樣倒行逆施的情形實在普遍得很。大人罵小孩子，在大人以爲挨罵可以使小孩子煩惱，所以是罰。而小孩子看到大人那種有聲有色的着急情形，覺得煞是有趣而深覺滿意；所以爲致取這種滿意，就一再淘氣，逗大人罵他。那麼對付這種小孩子，最好是不理不睬，他淘氣得就掃興，正如演戲的看見台下的觀衆打䀹，就難演得起勁了。腐敗的政府拿金錢官爵來賞認金錢官爵爲醜惡的人，結果是愈賞緣得愈遠。那誠所謂「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恥是煩惱，是欲賞而反罰了。賞罰本來是件很簡單的事，賞就是予人以滿意；罰就是予人以煩惱。不過刺激之爲滿意或爲煩惱，有的由習慣決定，每因個人之經驗而不同。所以問題就是你得用受賞者所認爲滿意的去賞他；用受罰者所認爲的煩惱去罰他。滿意與煩惱不能由施賞罰者決定。

還有一件事，也是施賞罰者所疏忽的；那便是生活在一起的，除了他與與受賞罰者外，還有別人。某人的某行爲，雖一方面有人賞，但另一方面若有人罰，那麼這種行爲究竟被保留或汰除，那就要看賞與罰那一方重些。學童頑皮，開先生的玩笑或給先生過不去，先生用戒尺罰他；而其他許多想開先生玩笑而不敢的學童，對這位頑皮同窗的行爲則以種種方式如偷笑、擠眼，撅嘴，先生離開後豎姆指，叫好等等來表示讚賞。如此罰只是先生一個人的，而賞則是多數同窗的；輕重相較，學童遂甘冒先生的懲罰以博取同窗的讚賞。在這種情形之下，罰就失效。其實並不是罰本身無效，而是因爲有更有效的賞把牠壓倒了。又如循規蹈矩的大學生，對學校當局的一切規定奉行唯謹；這樣的行爲博得學校當局的賞。而其他不滿意學校當局的學生，則對這位同學的拘謹行爲羣加嘲諷。如此賞是一二當局的，而罰則是多數同學的；輕重相較，該生寧可放棄當局的獎賞，以避免同學的嘲諷。在這種情形之下賞就失效。其實並不是賞本身無效，而是因爲有更有效的罰把牠壓倒了。

如果有如上述標準相反的兩方施賞罰者，則一方的賞可以作對方罰的根據；而一方的罰可作對方賞的根據。本來一方並沒有觀察到某人有可賞的行爲；只是因爲對方罰了，於是就賞他。例如一種報紙或雜誌，本來並不大受人重視；往往因爲受過政府查封的處罰，遂博得不滿政府的人民們的同情讚賞；反而聲名陡起，銷路大暢。他如被捕、入獄、甚至殺頭，均可使受罰者換得更大的名譽獎賞。那麼政府這樣的措置，無異於賞他要罰的人。一方的罰既然可作對方賞的根據，那麼爲求彼方的賞，可以故意冒犯此方以干其罰。後漢書李膺傳

：「膺免歸鄉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尙其道而汙穢朝廷。」後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朝廷予李膺以「罰」；而天下士大夫則予李膺以「崇拜」的「賞」。景毅爲了博取天下士大夫的「賞」，甘願自首投案，以邀朝廷免官的罰。同樣的，一方並沒有觀察到某人，有可罰的行爲；只是因爲對方賞了，於是便罰他。記得讀書時，學校對所謂操行好的同學，賞以銅墨盒，結果誰要得到墨盒就成爲大家譏諷的對象。一個爲人民所不滿意的政府給人的褒狀或榮典，也會發生同樣的欲賞而實罰的結果；也許本來某人並沒有十分惹人注意的壞處，只是因爲受到政府的賞，所以人民就予他以罰。

還有一點須論及的，就是欲使人的行爲向「善」，究竟是賞其行爲之「善」者有效呢？還是罰其行爲之「惡」者有效呢？據多數實驗的結果，發現賞比罰有效些。原因何在，尙不盡悉。不過至少可以提出一點合理的解釋：那便是因爲罰只能消極地指示什麼行爲「不應有」；而賞則能積極地指示什麼行爲「應有」。當然此處所謂善，惡，應有，不應有，僅指行爲是否與施賞罰者所懸標準相合；毫無倫理意味。對某一情境，應有的行爲是有限的；而不應有的行爲則是無限的。例如敎員黑板上寫個鳥字問學生，學生應有的行爲只限於讀出鳥字一種；而不應有的行爲則數不淸，如讀天，讀馬，讀一，讀火，或笑笑，望望，低頭，看手，……等等。如果只是對不應有的行爲加以罰，則只能使此一種不應有的行爲被汰除；而代之以起的，有很大的可能是另一種不應有的行爲。倘能對應有的行爲加以賞，則可以使這一種行爲被保留；那麼再遇同樣情境，還應有的行爲其發生的可能性當然就很大了。茲試另以符號說明。如對某情境可能發生的行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十種，而其中只有丙行爲是應有的。如對不應有的行爲施罰，則比如說甲行爲受罰，並且罰得有效；下次甲行爲雖不再發生，但代之以起的，不一定是應有的丙行爲；也可能是乙、丁、戊、己、庚或辛；丙行爲發生的機會只是九分之一；而其他不應有之行爲發生的機會則是九分之八。反之如對應有的行爲施賞，比如說丙行爲受賞，並且賞得有效；那麼下次丙行爲發生的機會便是完全的。

不過有人一定會講，這樣說賞固然較罰有效，但賞一定得在應有的行爲發生時方能施用；而罰則凡遇不應有的行爲均可施用。因之賞的施用機會較罰的施用機會爲少。那麼賞再有效，奈其難得施用機會何？這話不錯。所以如何使應有的行爲多得出現的機會爲管敎之要道；其道安在？端在自由。唯有予受管敎者以自由，方能使其無所顧忌，儘其可能地發生多種多樣的行爲；這樣應有的行爲才易獲出現的機會；待其出現，一賞便獲保留。反之如不予人以自由，則受管敎者既然動輒得咎，自然就不敢輕易嘗試新的行爲。縱有嚴刑峻法，充其量只能使人不做不應有的事，而不能使人做應有的事。即使採用所謂賞罰並用的辦法，但無論如何做錯的機會比做對的機會多；那麼受罰的機會，當然也就比受賞的機會多。 若處罰太重太苛，受管敎者殊不顧嘗試新行爲，以冒較多機會受罰的險，而倖求甚少機會的賞。所以最後說來，罰還是以少用爲妙。只有少用罰，才能多給賞以施用的機會。所謂賞罰並重，如上所講，實際上等於重罰而輕賞，因罰可以阻止受管敎者對新行爲的嘗試，所以就把賞的機會剝奪而等於有罰無賞了。

西歐紀行：(二)法國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從倫敦乘火車到巴黎的旅客，渡過了海峽，都有一種解放了的愉快的感覺。吃飯不受限制，普通菜以外，尙有兩三種以上的「另加」；酒有四五種，一頓飯吃上兩個鐘頭也不覺得過長。自然，生活費用是突然地提高了，即使以英鎊的黑市價計算，也比英國高得多。

巴黎雖然不時有公共汽車員工，郵電局職員以及其他如飛機廠汽車廠等工人爲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但表面看起來非常繁榮。美其名爲保持法廚的特等飯館以及跳舞場夜總會等地經常賓客滿座。政府爲節省外匯嚴格管制汽油，但在巴黎市內的汽車，十之六七是領不到官方分配的油票，可是他們依然在那裏駛行。他們的汽油那裏來的？無疑的是黑市，汽油的黑市在法國是大規模的黑市之一。

黑市問題自法國解放以後，無論什麼內閣，無論那一個經濟部長或糧食部長，莫不表示要加以徹底的解決。而結果多一次嘗試，多一次失敗。最不解是

那位從畢格尼參觀原子彈試驗回來以新聞記者身份被邀入閣担任糧食部長的法齊，當他接任部長時卽宣布要集中全力消滅黑市，並要求議會通過凡犯黑市罪者應處死刑的法律。但議會尚未及考慮此要求，他已去職，而自身却牽入了一個巨大的酒案之中，這酒案至今尚未解決。

◎法國的財政狀況，自社會黨總理拉瑪第安執政以來，咬緊牙關，各方緊縮，十個月來，勉强維持過渡局面。不過這樣的緊縮不是澈底辦法，因爲基本的政治問題不得出路，什麼都無從安定。目前法國的聯合內閣遠不如英國的工黨內閣有力量。總理拉瑪第安原來是社會黨中的保守份子，正因爲這個，他能和右傾的人民共和運動（卽進步天主教黨）合作，爲了共產黨對他堅決不加工資，維持龐大軍費及社會黨左派的攻擊，八個月中向國民會議提出了五次信任案，而投他信任票的却每次減少。社會黨左派責備他不忠於黨的指示原則，對私人的企業非但不加管制，反而幫助其發展，尤其對待工人，越離越遠，加上共產黨從中的煽動，社會黨竟成了勞工的對敵。拉瑪第安雖有與利渥總統及社會黨元老里翁‧勃洛的支持，但對於本黨同志的責難不能不有所顧懼。他答應致全力於安定金融。他成立了「挽救法郎委員會」，任命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四年復興計劃委員會主任、法蘭西國家銀行總裁等爲委員，他自已兼主席。目的在設法制止日益嚴重的通貨膨漲以及隨之而來的物價的高漲。經過數月來的商討，最近公佈挽救法郎的具體辦法。辦法的要點爲：（一）停止一切非重要企業的銀行貸款。（二）停止一切國防及軍用建築工程，航空母艦包括在內，直至國民會議批准一九四八年預算時爲止。（三）禁止法蘭西銀行對政府透支借款。國家一切費用須全部取之於賦稅。（四）改革稅制，防止逃稅，尤其對於收入稅須嚴格執行。（五）取消特別預算，停止向國家銀行臨時借款。總而言之，拉瑪第安在表面上是前進了一步，但結果如何，還是要看實行。許多人以爲這一種極度的財政緊縮辦法，法國不如英國，恐怕做不到。第一，人民不願合作，法國人一向反對繁複而沉重的稅制，第二，即使人民逃不了，大資本家大黑市商還是會消遙法外。結果進步的社會主義的辦法又變質。

◎拉瑪第安政府鑒於過去對於糧食管制取締黑市以及强迫各物減價等的失敗，另一方面受到日益嚴重的各種罷工，何嘗不想到極度的緊縮政策恐不易成功。因此與其說這是拉瑪第安的政策，不如說是他對內對外的姿態。他的解決財政經濟危機的重心實在不是節流，不是自力更生，而是在依靠他人。拉瑪第安在美國俱樂部宴會上曾明白說，如美國不借款，法國將投向別人那裏去了。

馬歇爾方案自然是很好的機會，不過這不是法國政府的理想，因爲這是一般的援歐計劃，卽使法國可以得到優先利益，亦不能超越於其他十五國以上。而實際上法國和義大利在美國人眼中祇是劇中兩個重要的演員而已，戲劇的演出還須要英國人在前台和後台的指揮。因此十六國會議雖在巴黎舉行，法國政府並不十分熱心，祇是追隨着英方進退。

原來自馬歇爾在哈佛演講以後，貝文卽把援歐的圈套套在馬歇爾頸上。貝文這一着眞是聰明，無論方案的成就如何，對英國有利無弊。在政治上把美國更深一步的拖入歐洲泥坑，也卽是使她和蘇聯的關係更尖銳化一層，而英國則可借着金元的力量重新整頓西歐關係，在經濟上直接可分享美國的援助，間接可促進與西歐各國的通商。英國工黨政府所遵循的是一種估量權勢的實際政治。她對於本身的改革和復興有信心，她爲防止美國或蘇聯的利用進而至於吞食，因此她儘可能的促使美蘇的對立，近則在兩强之間可以舉足輕重，遠則從而復興大英帝國。從這個角度看馬歇爾方案，法義瑞比等國祇能算是英國歐洲政策的護符者。

法國目前的情形，非一紙馬歇爾方案所能滿足是很明顯的。法國現政府有理由要求白宮方面單獨予以緊急救濟：第一爲防止法國共產黨的執政；第二對德問題的讓步，尤其默認英美提高魯爾鋼鐵生產的決定。皮杜爾這一次到美國去參加聯合國大會，主要任務還是在華盛頓和杜魯門總統談判借款。美國是否將給予所要求每月一千萬元的臨時救濟，要看十一月中國會的決定。

法國社會黨主持下排斥了共產黨的聯合政府，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中拖延。有時它也定出非常嚴格而進步的法令，但其弱點是不能澈底實行。這是和英國工黨政府的不同之處。過去歷次取締黑市的法令不提，就以最近的緊縮方案而論，一邊說停止一切國防及軍用建築，另一邊在越南和馬達加斯加則積極地進行軍事行動。又例如要實行四年復興計劃，要求工人工作四十八小時，增加生產，而對於工人最低限度生活費用的增加，却堅持拒絕，寧可一天到晚的受到各處罷工的威脅。

這樣的政府本是一種極大的政治矛盾。在這矛盾之下，使左右兩極的勢力拚命地澎漲，假使中間的矛盾政治不加改革，兩極的澎漲終會至於爆炸。這一種傾向在最近全國市議員的競選中益見明顯。戴高樂領導着所謂「法蘭西人民大集合」，瘋狂地向共產黨以及一切左傾份子攻擊，公開地呼籲法國應聯合美國反對蘇聯。而共產黨則在另一邊應付進攻，自從今年春天被排出聯合政府以後，不絕地利用工人的力量和政府對抗。不祇如此，法國共產黨不用武力，以民主方式成爲國會中第一大黨，自有其潛伏的力量。除工人外，共產黨還擁有

大量的知識份子，尤其是科學家。去年去世的前聲郎齊文教授，以及現任原子能研究所主任的居理教授都是共產黨黨員。此外同情共產黨的自由開明份子尚不少，例如「游擊隊」報之類的知識份子集團便是一個例。因此法國共產黨不祇是在罷工或示威等上表現其力量，他能十分合乎人情合乎道理地無論在國民大會或省市議會或普通的集會上爭取人民的同情。這一種普遍深入的力量，在法國目前的矛盾之下，萬難消除，除非社會黨眞正能肩起左右調和的責任，不要使政治傾到一面，而讓社會重心落在黨的身上。

法國共產黨這一次所以加入華沙九國共黨會議，共同簽訂所謂「伯爾格萊特國際」的宣言，其作用之一，爲對付國內社會黨和左傾各黨對它聯合的壓迫。假使共產黨尚在聯合政府之中，它可能不加入「伯爾格萊特國際。」本來在國會中是最大黨而被排出政府，已不甘心，何況執政黨還要借助外力來消滅它的勢力，在此情形下迫使它找尋外力來應付也很自然，義大利共產黨情形亦復如此。

近來巴黎各報都集中注意於馬歇爾方案和「伯爾格萊特國際」兩問題。把一向認爲最重要的德國問題放在一邊。政府方面覺得英美對德政策十分堅決，例如魯爾問題，法國累次表示要減低其鋼鐵及煤的生產量，英美置之不聞，儘管計劃他們的，英美兩佔領區的經濟合作也如此。一年以前法國還可以聯絡蘇聯來和英美討價還價，現在國際關係明朗，法國既已明白表示投向英美，兩年前皮杜爾高唱法國是東西間的橋樑的地位既已放棄，對於英美除了相當的「保留」以外，自然無話可說。至於共產黨以爲德國問題最近不能解決，他們注意新事態的發現，馬歇爾方案的下文，西歐集團的實力及其爭執。他們說：伯爾格萊特情報處的設立旨在「保障和平拯救民主」。保障和拯救是對美國說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從華沙回來說：「拉馬第安聽了美國的話把共產黨排出政府，皮杜爾聽了美國的話完全改變了外交政策，爲維持政府，低了頭到白宮去求助。……馬歇爾方案的主旨在於復興德國，而把法國人及其他西歐人民在金元之下武裝起來以保衞像在希臘等地所獲得的勝利。」政府的報紙以爲「伯爾格萊特國際」的產生不足爲奇，因爲第三國際解散後，那一國的共產黨不仍是聽從莫斯科的指揮？中立的觀察家則十分悲觀，以爲法國將成爲「伯爾格萊特情報」的第一個對象。在國內一如在國外，放棄和平，選擇鬥爭，後果如何不得而知，但目前的苦痛是人民遭受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　巴黎

（上接三頁）

花瓶詎可充立委　洋婆豈能登議壇

編者先生：十一月一日天津益世報第一版下右角刊有該報十月三十一日南京專電，其題目爲「花瓶詎可充立委，洋婆豈能登議壇」，另有小標題爲：「台基人物亦提名候選立委」。此電甚長，係報告十月三十日立法院討論「女立委候選人候選標準案」時各方發言之情形。茲錄該電後一段如下：「立委討論第一件臨時動議後，賡續討論譚惕吾所提之女立委候選人標準問題。譚稱：目前在湖南三位女立委候選人中，第一名爲省委余籍傳之女公子，現年廿七。第二名爲省議員太太，第三名始及唐國楨。川省尤爲可笑，第一名女立委連五院之名全弄不清楚。浙省第一名女立委曾於國大時鬧一笑話，即提議憲法中規定一妻一夫制，殊此寶貝均爲立委，豈非可笑。而譚本人申請競選，則未列入。另外某顯要之法國太太，華語都說不清楚，亦列入候選，憑藉親屬或權勢之力，太不公平。陳揚鐮亦加補充稱：閩省女立委提名，僅一人圈定者，則爲某議長之外甥女，年二十歲，高中未畢業。李元白更揭露一祕密，川省圈定女立委候選人，第一名係開台基（轉子房）爲業，某報曾諷其爲「善與人交」。靑年黨周蜀說話更爲憤慨，稱大半數女立委候選人爲姨太太，甚多之人才則埋沒地下。呂復亦稱：姨太太均獲選立委，立法院將成花瓶陳列所。法國太太參加，更須用翻譯。二小時辯論後，全場表決，以六十七票多數通過，請政府以候選人之學歷（至少大學畢業），資歷，年齡加以限定，成爲女立委候選人標準。」

殷興之　十一月一日　天津

支持

編者先生：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因爲經濟關係，不能訂閱，但每期均零購，閱讀，從未間斷，這次紙價暴漲，政府只是空喊「平抑」，事實上毫無切實辦法，以致許多刊物不得不一再漲價。貴刊現售五千元一份，比之其他物價，仍極便宜，但是對於許多清寒的讀者，尤其是內地的讀者，恐怕已經感覺負担很重。不過我們還是願意繼續支持貴刊。就我個人而言，我要是一期不讀「觀察」，在這個是天堂同時又是地獄的上海，將會更感窒息。貴刊現在已經成爲消磨週末的最好的良伴。至於縮減篇幅，改出二十頁，我們也不十分計較，祇要內容依舊充實，態度依舊堅定，多刊有力的文字，仍可獲得廣大讀者的支持。先生，努力吧，我們絕對支持你們。

鍾誠　十月卅一日　上海

無所事事

編輯先生：我的一位朋友，上期從學校畢業出去，因他有甚麼關係，被派到某機關作事。最近來信說，他一天閑得太無聊了，原來機關作事就是如此。當他到職的第一天，上司知道他是上面委來的，對他特別客氣，先介紹機關內部的組織，然後介紹各主要職員，並說他們那裏各同事間都很和氣，做朋友的時候多，做事的時候少。至於他的工作請他休息兩天再作決定，經兩天的觀察，據說除文書等公文，事務領錢辦伙食而外，八十多位職員，所有的職務都是有名無實的。兩天過後去請教上司，上司以訓練所心理室主任的官職委他。當他來到這個名義後，初覺有些才不稱職之感，過了二十餘天後才知那是一個空有其名的東西，不但現在無此設備，而且無設立的準備。最後他戲叫我他不要爲他担心，因爲薪水是會照領的。

章平　九月廿四日　上海

觀察通信版

（觀察專稿）

一個月來的國內戰事重心無疑的是在東北，從長城線內外的爭奪，而關閉東北門戶之戰，而熱遼邊區之戰，而中長路兩側之戰，而吉長地區之戰，以至最近小豐滿之戰，一連串的劇烈戰鬥，將注意戰局的人們的視線吸引到東北去。也或許有人以爲東北共軍六次攻勢的成敗，會決定東北未來的局勢，這樣想法是未免太天眞而乾脆了。全國各個戰場息息相關，所謂主戰場是戰局發展到某一階段而在某一地區的戰爭高潮，他固然對於戰局有重大影響，但是我們的內戰有一個特質，他不是兩國交兵，陣前決戰，他是不分前方後方的戰鬥，主戰場解決不了問題，每個副戰場都可以直接的影響主戰場。除了軍事戰場以外，還有經濟戰場，政治戰場，文化戰場，這一些也與軍事的主戰場都有關聯。所以關外的東北共軍六次攻勢的成敗，其不能決定東北乃至中國整個局勢，就像山東戰局不能決定關內戰局乃至中國整個戰局一樣。還是讓我們回頭看一看關內的局勢吧，東西兩戰場的向南發展，使得豫東豫西一片戰火，李先念的中原軍區似乎已經「借屍還陽」，中原又眞正成了多事之秋。劉伯承陳毅先後自魯西豫東越隴南下，陳賡，孔從周，韓鈞渡黃河至豫西，再加上豫皖邊境上的魏鳳樓張太山，留置在川陝豫邊境上的李先念部，形成了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當豫西共軍猛攻洛陽，西工變戰的時候，遙想當年迷信武力統一者吳佩孚駐節洛陽，慶祝五旬大壽時的威風，數人油然的又想起了「八方風雨會中州」的祝嘏絕辭。

八方風雨會中州

觀察記者

縱橫互易

勝利接收，國軍由南而北，共軍自西徂東，經一年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軍事調處，沒有改變這個大的形勢。因之內戰開始雙方的戰略企圖，一方是希望南北合縱，一方是希望東西連橫。但是由於山東主戰場的曠日持久，國軍爭取沿海的目的已達，共軍轉鋒鑽隙南進，陳賡配合自晉南渡河，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形成以後，到現在一直的在旋轉着，成了角逐中原的走馬燈，於是縱橫的形勢在河南是無法劃分了。伏牛山的共軍西滑川陝邊境之外，更已接近了漢水上游，大別山的共軍幾次近薄長江，並傳有一部已到江南。有人認爲他將要流竄江南，以達其號召東南，影響西南的更大的戰略政略目的，這話未免言之過早，他主要的還是要重建大別山根據地，變更中原的戰略形勢。經過一度左右開弓，東西調合的大旋轉，現在河南的形勢變了。雙方的縱橫要求巳經互易，共軍已不急求東西連橫，而求在國軍空隙的南北合縱。劉伯承陳毅部的先後越隴海路經豫皖邊區到大別山，他不僅希望將主力南移，重建大別山根據地，他還企求打一條由北向南聯貫冀魯豫皖到大別山的通路。西路方面由陳賡打通從晉南渡黃河越隴海到豫陝川鄂的南北通路。以兩鉗形勢包圍着平漢南段，準備把平漢南段搞成癱瘓的平漢北段。但是這兩鉗呼應着始終不曾對頭，忽鬆忽緊的擾亂着河南全境，分別發展自己的勢力，尋找自己的機會。這說明了豫境西段共軍在他們的各個根據地還沒有紮穩以前，還是暫不攻堅以求東西連橫，而分別的在謀取南北合縱。可是國軍方面，黃河既不能依做天險，隴海路到處可被切斷，有的地方且已被劃平，成了共軍的南北的通路，同時津浦平漢南段以及長江的交通也感受了威脅，國軍南北合縱的戰略企圖，在豫境却被迫爲要求東西連橫了。這是從黃河到長江軍事大轉盤旋轉的結果，姑不說共軍的南下是反攻抑或逃命，總之中原的形勢是變了，而這個變的主要特徵，是雙方戰略企圖上的縱橫互易。

三點一線

中原爲兵家必爭之地，民國以來河南受戰禍最深。周秦漢唐，國家重心在關中，每有事中原，必以河南爲戰場，春秋時晉楚爭霸，主要的也是在互奪河南。不過以往平漢未敷軌前，武勝關是個要隘，梗隔南北，兵家多由洛陽趨南陽窺襄樊，循漢水以下荊州。平漢敷軌以後，武勝關才成了南北的通衢，使襄樊南陽的軍事價值稍減。抗戰勝利後，李先念在中原軍區被擠走的時候，國軍差不多可以控河南全境，但是經過一年多的演變，河南的四邊幾乎已經都被共軍扯去，國軍目前僅保有汴鄭洛三大據點及平漢南段沿線的控制權，這三點一線的形勢，是非常容易被攻的。徐州「隴總」武漢行轅及在西安的胡宗南三方面指揮着河南的軍事，自然在配合的靈活上看來遠不如共軍。共軍是專會鑽隙邊區的，而且善於利用山地，從抗日戰爭時就是如此。如果戰事繼續在河南演變下去，即使政府不恢復鄭州綏署，也或許有增設指揮機構的可能。從冀南永年（距邯鄲四十五里）守軍的奉令突圍，可以看出國軍是暫時放棄了打通平漢的計劃，因爲他需要好好的看守河南。最近陝北的戰訊甚少，雖不是那裏平靜無事，零星透露出來的有國軍收復韓城，進駐宜川，那這個消息的反面，是共軍已經繞過延安，將此火燒向關中來了。所以胡宗南部無力出潼關援助豫西，守潼關的部隊還是從臨汾空運來的，因此豫西的形勢是一時難望改善的。至於豫東和豫東南一時也不易澄清。自劉伯承開始南竄時，記者即預測國軍將以壯士斷臂的精神，忍受豫鄂皖邊區的苦難，全力爭山東。現在山東海口爭奪戰已經告一段落了，國軍會回師豫鄂皖邊區全力返擊嗎？恐怕也不會的，大海裏撈魚，希望是渺茫的。而且東北戰事緊張，陳誠總長親往坐鎮，那裏也是需要新的增援部隊的，山東部隊勢必須抽調一部海運東北，所以豫東局勢也一時無法轉扭過來。武漢行轅需要鞏固江防，長江以南國軍更沒有兵可調，國軍在河南三點一線的形勢恐仍將拖延下去，但是共軍兩鉗的根據地紮穩，力量增張以後，他們是不會忘懷於使平漢南段變成平漢北段的。

兩鉗形勢

豫境共軍東西兩股的鉗形包圍着三點一線的政府區，東股劉伯承陳毅的力量可能比西股強大，但是他通往晉西冀南的補給線漫長，而且若斷若續。西股陳賡韓鈞孔從周的力量雖不如東股，但是通往晉南的路已日漸寬闊鞏固，與老根據地補給聯絡都比較方便，東股實力目前估計當在十萬人左右，西股不過五六萬人。熊耳山伏牛山大別山，經他們佈種開路以後，可能都已插遍了紅旗，成了他們的根據地。桐柏山恐怕也是他們注意的次一目標。

當劉伯承開始南竄

時，國方宣稱將以精銳殿衛，殲滅這一股「逃命」部隊，並懸重賞以求那位獨眼將軍的首級。劉伯承是擅於左右開弓的。當他第一次到無爲時，京滬震驚，皖南新四軍殘存部隊，也做出了那末一種接應的姿態。第二次陷武穴時，又有人想到他也許會過江，竄入江西，重溫紅軍舊夢。西至九里關羅山正陽汝南上蔡時，政府方面又不得不嚴防他破壞平漢南段。其實他這樣的左衝右撞，萬變不離其宗的是要重建大別山根據地，此外一切都是副目的。因爲沒根據地游擊戰是不會鞏固的。建立一套政權在抗戰時本有小型兵工廠可資利用，修械製彈不成問題，聽說共軍在皖中鄂東等地大量搜集布匹糧食運往大別山，對鹽紡紗織布機等更感覺興趣，也搜集了很多運到大別山去。從種種跡象看，現在共軍的大別山根據地是已經建立了，國軍在鄂東皖中的收復要城鎮，是否能撼動大別山的共軍頗成疑問，也或許當國軍皖中鄂東得平時，他的兵力會轉移到大別山西，對武勝關駐馬店，發動新的攻勢。國軍隔長江東西轉移兵力，是追不上共軍的徒步行軍力的。越隴海路南來的陳毅部隊，到豫皖邊學、又有一部同竄北路，陳部南竄北同，國方可以說他是走頭無路，共方倒可誇張爲大別山用不到陳毅增援，只需要他打通通往晉西冀南的通路。大別山是具有重要的戰略形勢的，抗戰時徐州會戰以後，國軍曾利用大別山掩護武漢的轉移，而且八年中那裏始終是在抗日國軍的控制之下。劉伯承可以利用大別山控制豫鄂皖邊區威脅着長江及平漢路的交通、呼應蘇皖邊境共軍，作其實力兩翼時竄入豫南，聯絡東南，鞏固西南的選夢。

伏牛山，自從李先念被擠出於中原軍區以後，共軍就在那裏打下了一點基礎，而且從那裏向陝南川北伸展其勢力對通往晉南陝南川北的路大體也摸熟了。李先念部在中原突圍之後，曾有一部到達晉南，隴海路黃河是怎樣過去的，成了一個大謎。孔從周去年在豫西投共，一部分竄入晉南，也有一部分潛伏在伏牛山。隨同陳賡渡河的韓鈞，就是豫西人，抗戰時就在豫西打過游擊。由於以上這種錯綜的關係，所以共軍陳賡能以很輕巧的渡過天險黃河而且很快的在伏牛山建立根據地，使隴海路洛陽處於岌岌可危的地位。伏牛山雖然不如大別山外圍富饒，但是他還有從容向西南發展的餘地，除了與陝北呼應威脅關中外，他還可以入漢中或到川陝鄂邊境以至川東北。漢中之門他是曾叩過了，龍駒寨西南一帶有過戰事。川北方面國軍已嚴加戒備，川當府令川北各縣加強自衛隊組織，並傳最近將有國軍三個旅開往川北佈防。

豫境民國以來，不但是饑饉戰亂，而且是飽經匪禍，全境災荒之餘，土匪如毛，民不聊生。豫西南在不堪匪禍之中，曾經出現了一個「綏靖英雄」別廷芳，他從自己村莊開始辦理民團，搞聯莊會，由聯莊而聯縣，利用封建的特權，聯合中產以上的地主階層，真正綏靖了豫西南數縣地方，軍隊和土匪都不敢輕於冒犯當地的民團。廣西李白黃的辦理民團聽說也是取法於別廷芳。別廷芳還一股地方上的特殊力量，到抗戰時期依然存在，不過很受湯恩伯壓迫，從來別廷芳也不明不白了，力量日漸削弱，可是中原會戰時，這敗披靡紀律欠佳的國軍，也被他們零星解決了不少，使他們的槍彈獲得了新的補充。李先念中原軍區突圍時，他們也檢得了一些小便宜，可是他們並沒有力量阻止李部的「假道」。現在他們的力量究竟如何呢？外方很難估計，總之，是不如別廷芳當年了。陳賡伏牛山的部隊已經到達南召和內鄉縣的西峽口是已接近別廷芳的特區了，豫西南民間槍枝究竟現在存留在農村那一個階層手中呢？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還是掌握在中農階級以上的地主手中，那對共軍的向南發展是一種威脅，使他不容易由伏山牛入桐柏山。如果經過八年的抗戰及兩年的內戰，掌握槍枝的階層有了變化，那又可能做爲共軍的接應，還是伏牛的共軍能否進一步控制桐柏山的先決條件。

佔山佔海

從共軍南下，在黃河長江間的形成軍事大轉盤，以至目前八方風雨會中州的中原形勢來看，共軍在中國腹地還有了新的進展，雖然得日丟了幾個，仍然得到「失之於東收之於西」的補償。東北國軍在陳誠總長的領導下，決心要撐過六次攻勢，以維持沿海的控制權。國軍要首先爭取沿海的戰略是一時不會變動的，而戰爭的長期化也是必然的事實。在長期的內戰當中是離分前方後方的，從中原看全局，國軍還要以壯士斷臂的精神，忍受中原的苦難，設法維持海上交通，撐住東北，佔海重於佔山。我們記得「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抗日部隊有馬占山與馮占海，當時有「一馬占山二馬占海」之笑談，我們目前的長期內戰發展下去，也可能有個「一什麼佔山，二什麼佔海」的趨勢。城鄉之分以外，再加上山水之別，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全民被分割，使得整個國家找不到一片完整單純的政治區劃，沒有一個完整單純的人羣組織，一切捲入戰爭中，一切在戰爭中毀滅。以如此悲慘的遠景企求民主統一是不可能的。城鄉山海的分治，根本不能成爲現代的國家，從中原的風雨看全國的形勢，我們預測內戰將是長期的、城鄉分治，長期的山海分治。

（上接第十七頁）

極希望他們的家鄉能夠實現他們的理想。他們最恨國民黨幹部的腐敗，所以，對豫西各縣中央的工作人員最不客氣。對其家鄉的手段也最爲辛辣。勝利後，中央軍回來接收，他們力量不敵，只好歸山而去。於是，豫西又變成中央的天下。所有在中央作事的人員，都榮歸故里。家人雖存，田園已非。他們豈不報仇洩氣？於是又把所有在共方作事人的家屬也「如法泡製」。現在，共方又打回老家來了，大家想想，他們還會饒恕中央人員的家屬嗎？

報紙上似乎不斷的載着地方團隊剿匪立功之事，然而事實呢？共軍一見地方團隊，就像貓見老鼠一樣的高興。貓見老鼠是想吃老鼠的肉，共軍見地方團隊是要暫借一下軍火彈藥，所以共軍和地方團隊打起仗來，就好似貓和老鼠遊戲。那老鼠摸摸貓的身子，拉拉貓的尾巴，忽然「哇」的一聲，貓就把老鼠一口吞在嘴裏。共軍和地方團隊接觸時，常常狂呼着「提清的，提清的。」地方團隊一聽見這種喊聲，回頭就跑，跑掉的是三生有幸，跑不掉的就被「活捉」而去。在豫西戰場上關於什麼鄉公所什麼自衛隊共軍全部繳械的事情，實在是屢見不鮮。因爲他們武器不好，訓練不夠，竟有人連槍都沒有放過的。

（上接十八頁）

混雜着有打手，據說他們原擬把會場衝散，因爲大家很嚴肅，便無從下手了。

因此，會中有人提議馬上衝出去遊行示威，又有人提出：在被捕同學未釋放前，決不考慮復課。但學聯主席團經過一番冷靜的考慮，未予接受。預定的示威節目只在民主廣場呼口號，唱歌兒。火只在小圈子裏燒！

可痛心的，連各校隊伍出校的自由都沒有。傍晚，中法的隊伍剛剛跨出大門，其代表就挨了耳光。最後還是用卡車一車一車的送回去。

七日，清華的同學堅持要遊行，探監，但客觀的環境不容許。火，仍然在小圈子裏燒！但越燒越旺了。

（十一月七日北平）

揭開豫西的內幕

野 軍

（觀察豫西通信）

正當魯東戰事進行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劉伯承爲了要挽救殘敗的頹勢，發揮他的老本事，渡黃河，越晉西，跨豫南，圍直達鄂北。中央軍剛從晉中調遣過來，兼程追剿的時候，孔從周翔躐發爲了要減輕中央軍對劉伯承的壓力，就選在他的逆河豫西，威脅洛陽。延安的河宗南將軍王震率兵遠將，東下策援；而彭德懷王震卻又在陝北閒丁甚來。這就是所謂的「推磨戰術」。本文撇開陳毅、劉伯承、彭德懷、王震等不談，單說孔從周隊發推磨推到豫西的情形。

在共軍沒有竄擾豫西的前夕，大多數老百姓都是懷着兩種矛盾的心理。一面覺得中央的雜差太重，徵糧徵兵只把人逼得死來活去，巴不得共軍馬上就到。火燒眉毛，先顧一下眼前。然而一想到共方的恐怖手段，又不禁毛髮悚然。所以當時的豫西人談起戰事，總是悲憤的咪着：『來了也是五八，不來也是四十。』

無論五八或者四十，共軍卻終於來了。這次更是變本加厲，見人就綁，見物就搶，開口就罵，舉槍就打。中央軍一去掃蕩，共軍便揮着老百姓去堵擋子彈。飛機、大炮、坦克車大顯神威，共軍老早就退走了，中央軍還在搜索前進。結果老百姓的房屋被毀了，人被炸死了，剩下些劫後餘生的幸運者，卻又以「通匪」的嫌疑被綁進城去。中央軍剛一凱旋回城，共軍又連夜回來了。天明就又在那裏鬧着鬥爭，鬧着清算。

曾幾何時，抗戰的歷史卻在豫西重演。以前日本兵每到那裏，只是控制着點和線。並且飛機大炮也就跟在那裏。現在呢？和以前沒有兩樣。嗡嗡的飛機不斷在豫西戰場盤旋，轟轟的大炮整天在豫西戰場吼叫。中央軍每到一處先要修城牆，築碉堡。始終是躲在城內，除非共軍前去攻城，他是不敢輕易下鄉掃蕩的。偶而出城掃蕩，也只是早去早回，綁來些「通匪」的老百姓。

豫西的民衆是非常強悍的。卅二年豫西陷入日本手中，日本兵時常吃着民衆的虧。當時日本兵提到豫西的民衆，就要伸出一個大姆指頭喊着：『大大的』。現在大家都說欲要消滅豫西共軍必須澈底組織民衆。許多參議員也曾在參議會上大聲疾呼着『組織民衆，澈底組織民衆！』當時像下了十分決心似的。然而不會一散，只願去討論什麼機選名額，什麼調整待遇，就把組織民衆的事情忘得乾乾淨淨了。

不錯，劉主席也曾下過手令，命令各縣縣隊加強組織。以便配合國軍剿滅共軍。於是，什麼自衛隊、機動隊、河防隊、保安隊五花八門，非常可觀。

同時，豫西的部隊，都是從買賣制度下產生的。儘管師管區在貼着標語，貼着布告，什麼「嚴禁頂替」，什麼「杜絕買賣」，然而老百姓看慣了，聽慣了，毫不爲意。貼就讓你貼，買賣仍買賣。每逢到師管區分配的兵額到縣政府，縣政府就按人口分派各鄉公所。鄉公所也依樣葫蘆分派各保。於是，保長召集各甲甲長，貿易就開始了。保甲長預先規定壯丁的價格，再把這風聲傳揚出去。誰若願去，誰就自動報名。當然是現款交易。款子由各甲長連夜向花戶催索齊畢，繳到保公所裏去。壯丁的價格往往依麥價規定，普通是二十石小麥，現在合計法幣一千萬元。

和壯丁同時派下的，就是槍枝子彈。老百姓往那裏去弄槍枝子彈呢？還是兵工廠造的，又不是從田地中收割來的！然而，沒有法得「有」。只要出錢多，縣政府的什麼「主任」什麼「長」就會想來辦法的。往往老百姓出了最大的價錢，卻買到極壞的「本地造」槍。有的槍口殘破，有的連「槍栓」都拉不開。這種情形，怎叫壯丁們剿匪自衛？怪不得什麼「隊」什麼「團」一旦和共方接觸，就要丟槍棄彈，來一個鳥獸四散。

縣政府最偉大的「傑作」，就是修築「中心寨」。據說共軍若來，給他來一個「堅壁清野」。於是每鄉發動民伕，挑選一個較好的地址，擇吉動工，大加修理。稱之曰「中心寨」。並且縣政府也時常派「大員」前來「監工」。中心寨修築成功，縣政府馬上下道命令，老百姓的糧食趕緊搬運進去，婦孺們他趕緊遷居進去。共軍若到，吃不得吃，喝不得喝，不是就不打而「自退」了嗎？然而事實恰巧與理想相反。老百姓有誰忍心捨開老家搬到裏面去？不但沒有人往裏面「齊遷」，裏面的人卻爭先恐後的搬出來了。因爲共軍一到，什麼地方也不去，只是光去中心寨。有的中心寨內有幾枝槍，還共和軍爭持一下。有的「中心寨」內只是幾把大刀，共軍一到，馬上就跳寨牆跑開了。

縣政府的大人先生，似乎對「加新」「競選」正發生莫大的興趣。小股共軍竄入縣境了，縣政府明明知道，卻硬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仍然對之不聞不問。往上面呈報依舊「本縣安靜無事」。慢慢地小股坐大了，在靑天白日之下前來攻打城池。才慌慌忙忙一面往省府去電告緊，一面就急速轉移陣地。二三日後，共軍心滿意足的走開了，他們就很快的再回「收復」縣城，一面向省府通電告捷，一面在附近的村莊大施搜索。省主席高高在上，馬上就將該縣長記功一次，賞洋若干。共軍走時當然將碉堡拆燬，城牆扒倒，於是，縣政府一經回城，就又大徵民伕，動工補修。如果三天之後共軍不再前來攻城，就又往上呈報「本縣境內，共匪完全肅清」。

豫西人民至今仍脫不了三十二年所受的苦難。中央軍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什麼「徵購」，還沒有徵齊，卻又來個「急購」。「急購」還沒開始，半夜裏卻又來個「搶購」。那年適值久旱不雨，五谷不收，老百姓連吃得都沒有，往那裏去弄糧食呢？然而沒有糧食，鄉公所的弟兄是不饒人的。開口就罵，舉手就打。正在難分難解的時候，日本兵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佔領豫西了。中央軍一走，老百姓剛透過氣來，日本兵卻又下鄉掃蕩起來。姦淫燒殺，無所不爲。僞組織又狐假虎威，魚肉同胞。老百姓正在萬般無奈之際，曰紅軍曰八路曰共產黨者，遍地來了。只嚇得日本兵永遠躲在城內碉堡中，再也不敢輕越雷池一步。誰知八路軍到了不滿兩月，就露出面孔，要兵要槍、徵糧徵錢，又組織什麼農救會、婦女班、兒童團，只鬧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老百姓又再喊叫吃不消的時候。中央軍又回來接收了。老百姓都希望過着太平日子，誰知中央仍是…「徵糧」「徵兵」，「徵」得個不亦樂乎。眼看老百姓又到窮途末路的時候，八路軍卻又渡河過來了。

豫西——這一個河南的心臟，如果嚴格說起來，就是共軍的老家。這在民國廿六七年的時候，豫西青年受了共方的宣傳，都成羣結隊，直奔延安。等到中央發覺此事，衛立煌在洛陽隘關截獲的時候，逃奔延安的，起碼已在五萬以上了。這樣多的青年學生大概受了三年的嚴格訓練，就作了他們的基本幹部。在卅二年豫西陷入日軍手中，他們都從延安山西紛紛的打回老家來，那時候，高級中級的人員如司令員、縣政委、營團長之類，差不多成了「清一色」的豫西人了。他們

（下接第十六頁）

追悼·示威·探監

觀察特約記者

「這是新的革命的前夜」

——周炳琳講演詞

（觀察北平通信）北平教員學生被捕一案（見觀察三卷七期），迄今已經月餘，華北學聯曾六度向行轅請願，毫無結果；北大當局曾兩度函請警備司令部移送法院審判，亦遭拒絕。正當大家焦慮這案子不知如何發落時，忽傳浙大自治會主席于子三慘死獄中，對于死者，固然非常的哀悼；對於因在獄中的幾個教員學生，也激起了更深切的關懷。於是，追悼、示威、探監成為北平學生界一個自然的行動。

罷課

浙大于子三的噩耗是十一月一日傳來的，第二天北平各報就發表中央社關於于案的消息，于子三是以共匪嫌疑被捕，畏罪自殺的。當時學生們對于這個報導十分懷疑，因為他們從浙大得來了另一些消息。他們覺得這一事件太嚴重了，他們的情緒是悲憤，憤恨。十一月一日的晚上，聯大校慶在清華舉行，對這件事，會中就有人高呼：「我們要有表示！」當時就全場起立默哀三分鐘。二日，各校都醞釀罷課。三日，清華、燕京決定自四日起罷課三天。四日，五日，北大、中法、朝陽都宣佈罷課。華北學聯也於五日宣佈于六日總罷課一天。提出三項要求；一、將被捕之孟憲功、李恭貽、陳璉、田聰等人移送法院或無罪釋放；二、嚴懲殘殺于子三的兇手，厚恤于子三家屬；三、政府守法，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口號是：一、反迫害！反誣衊！反逮捕！二、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要求遊行，要求集體探監的呼聲，也交響在各校。羣情鼎沸，同復到「五二〇」時的光景。

當局與報界

當局當然不容許這麼做，聽得說學生們又要罷課遊行，警察局趕速送公函到各校，說是罷課遊行，在戡亂期間是違法的，希望各校當局加以勸阻，以免自誤。何思源市長並親赴各校，要求校長們不讓這些事情再發生。另一方面，警備當局都在籌劃為一這事發生時的戒備。平市各報，除世界日報外，如華北、經世、平明諸報都撰文為政府說話。華北日報特別引胡適「學生團體不是犯法的保障」一語作為小標題，對中央社關於于案的消息加以理論化，強調于子三是畏罪自殺，學生們實不應該為此犧牲學業，做出法外的事。經世日報的論調也差不多。平明日報甚至說：這幾年來的罷課罷考，大半由於教授學生的偷懶，因此容易受少數人的鼓動。言之者也許以為可以盡規勸之責，實際上只有發生反作用。

學校當局

各學校當局，對於于子三的慘死，莫不悲慟。不過，站在教育者的立場，他們不願意學生犧牲學業，並害怕因遊行、探監而生意外，故原則上他們希望學生不要罷課。胡適校長於于案消息傳來後，即發表書面談話，要學生們鎮靜，并電請竺可楨校長告知事實真相，又說明大家要求的目的有二；一、對此事的直接負責人，應從嚴懲處；二、避免並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對於因在獄中的孟李兩同學，他特別送些食物慰問，又推請鄭天挺秘書長及經濟系主任趙迺摶兩次探監，得知孟李兩人在獄中很好，又把孟李給他的信發表。胡校長的意思是希望學生緩和一點。及至學生們決定罷課時，他也不說什麼，只望最好罷課一天。清華方面，除將警察公函公佈，並註明要同學別增加學校困難外，梅貽琦校長也無其他行動。燕京陸志韋先生對訪問的記者只說了一句話：「現在學生的行動，不是辦教育的人所能阻止的。」教授們的言論比校長們積極，多主張學生們應有所表示，據聞他們對政府最近在各地發生的逮捕案，將發表抗議宣言。

學生本身

至於學生本身，並非如平明日報所言，對罷課極感興趣。大家知道，北大、清華、燕京各校學生，對功課從不肯放鬆，每次罷課都是出於萬不得已，也都能放能收。這一次罷課，他們也考慮到不一定有明顯的收獲，因為遊行散傳單都難能進行，罷了課，市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可是，眼看著同學們死的死去，坐的坐牢，「豬羊在被屠殺的時候還要叫一聲」，在情理上他們沒有理由沉默，正如北大院聯會致師長書中所說：「罷課又怎麼辦？然而，我們又怎能不罷課？」

六日下午，追悼于子三。會場在民主廣場，參加的單位有清華、燕京、朝陽、中法、輔仁、北大、貝滿女中等校，人數達五千。在主席台的兩旁，掛滿了各式各樣輓歎輓聯。主席台後面，掛着于子三的遺像，是一個熱情而堅強的面孔，像底下書「黨國所賜」四個大字。一切都說明這會憤恨多於悲哀。

教授講演

會中，北大教授周炳琳、樊弘二氏曾作講演，許德珩教授的信也朗誦了。周先生表示對于同學的死，不論是自殺他殺，在這政治鬥爭至最高潮的時候，一個有為青年的死，總是一個大損失，因此他衷心的痛惜。他說：「我是辦教育的，我是主張思想自由的，在說治的鬥爭中，當權者應當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報告學校對於被捕的同學絕對要求移送法院，他們要考驗考驗政府的法律是否有效。末了，他以中年人的身份提醒年青人：「這是新的革命的前夕，你們要沉着應戰，珍惜自己。」樊弘教授說的句句是衷心話，他說：「我是一個人，我要跟着維護正義、和平人道的人走，他們到那裏，我也到那裏。……青年與老年之分不在於年齡之分，我覺得我還是青年！」說着，大家都鼓掌。

毆打·逮捕·包圍

罷課，追悼是在嚴重的困難中進行着的。五日的下午，清華宣傳隊在圓文中學附近曾被毆打一頓，據說打手們對照名單後，覺得不是重要份子，才把他們放回去。六日的上午師院被一羣不名身份的人打了去，傷了八個人，其中一女同學傷勢甚重。打手們都是所謂「反罷課」的學生。同日上午，清華又有六個同學被架走，已釋放了兩個。此外，還有許多人，專候事件的發生。北大的周圍佈滿了警察，摩托卡、自行車來回的在巡弋。景山裏面隱藏着許多美械部隊。會場裏也

（下接十六頁）

跋一多遺集

吳晗

今年七月二十日，清華大學學生舉行聞一多先生的殉難周年祭，前一天，我寫了一幅輓聯：「為民主而獻身，噩耗驚天下；以詩人成戰士，文章恐鬼神。」「恐」字後來有人把它改成「動」字，其實我原來的意思是，他的文字，使牛鬼蛇神都害怕發抖，只好派刺客下毒手。又有朋友說，鬼神不可以作牛鬼蛇神講，那末，就算它是孤鬼寡神吧，也還是害怕發抖；不害怕發抖，為什麼要到這樣，竟到這樣，殺害手無寸鐵，光會說話寫文章的聞一多呢？

一多是很會說話的，平時娓娓而談，使人忘倦。晚年思想搞通了，又擅長於說理，儘管對方有成見，固執得像一塊石頭，他還是沉得住氣，慢慢道來，拿出大道理，說得人口服心服。在大集會裏，他又會另一套，一登台便作獅子吼，配上他那飄拂的長髯，炯炯的眼神，不消幾句話，就把氣氛轉變，羣衆情緒提高到極度，每一句話都打進人的心坎裏去。雖然，在事先並無準備，甚至於連講的綱要內容都沒就寫下。

他在晚年的若干次著名的演講，都已收進這集子裏了。雖然已經變成了文字，那聲調，那情態，無法記錄下來。但是，就是讀文字吧，也還想像得出當時的情景。舉實例說，民盟的性質與作風和戰後文藝的道路，一類是說理的，使聽的讀的人都心平氣和，點頭道是。另一類像組織民衆與保衞大西南，和最後一次的講演，具有高度的戰鬥性，他說的時候，大聲疾呼，情緒激昂，聽的讀的人也立刻受了感應，發生了共鳴。

他的著作，關於古經典校註訂釋的，需要長期整理，已由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同人負責進行外，其餘全部都已收在這集子裏，大部分都是發表過的，許多篇是手稿，有些是初稿，有的未曾完篇，例如伏義與葫蘆和神仙考，經朱佩弦先生的細心編綴，連接成文，雖然有些不連貫處，但是已經無可補救了。其實，豈止是手稿有缺陷，一多的著作生活，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就被扼殺了。他的志願是寫一部以人民為本位的可讀的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這個集子裏的文字，只是寫這部書的初步材料。他常說，要有一天和平實現了，立刻回到書房，來寫這部書。為了這個願望，他致全力於和平民主的工作，為了他努力於和平民主的追求，他被刺殺。他死了，死去的的不止是一個勇敢剛強的民主戰士，不止是一個沉潛而又高明的學者，同時也殺死了一部人人要讀屬於人民自己的書。這個缺陷是無法彌補的，無法編綴的。

雖然手稿有殘缺，甚至於遺集所搜集的文字，也許有遺漏，我應該在這跋文特別提出，負責編輯這集子的許多先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一個應該提出的是朱佩弦先生。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幾年來的老友和同事，為了這部書，他化費了一年的時間，搜集遺文，編綴校正。遺稿由昆明運來時，有一部分遭了水漬，請人逐頁揭開，請人抄寫。他擬定了目錄，選編了尺牘，發表了許多篇未刊的遺著。並且，在他領導之下動員了中國文學系全體同人，分抄分校，分別整理這集子以外的許多著作。一句話，沒有佩弦先生的勞力和主持，這集子是不可能編集的。

其次是郭沫若先生，沫若先生只和一多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武漢，恰好在二十年前，一次是由昆明出國的時候。去年上海文協開會，沫若先生就自告奮勇，願意負責一多遺集的編定。佩弦先生編集的第一部分稿子，他在酷熱的天氣裏，用三個禮拜的功夫，校讀兩遍，改正了所有的錯字，並且也改正了一多原來的筆誤。他在八月十九日給我們的信裏說：「稿中文字頗多奪誤，所引用甲骨文金文及小篆等多錯或誤。已一一查出原字補入。全書標點符號，已為劃一。」全稿收齊後，又於九月廿八日來信說：「金甲文字已在原稿上一一照原文摹錄，再經聖陶先生摹寫付印，可期美觀。」可見其用力之勤和精。沫若先生是一多先生前所最敬佩尊重的人，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是一多最愛讀的書，前年冬和去年春天，在西倉坡的院子裏，陽光下，這兩部書曾經成為我們談話的經常題目。最近我有機會比沫若先生先讀一多早年留美時的信札，有一封信提到二十五年後替他編定遺文的人：「郭沫若來函之消息，使我喜如發狂。我們素日讚揚此人不遺餘力，於今竟證實了他確是與我們同調者。密勒氏評論報不是選中國現代十二大人物嗎？昨見田漢曾得一票，使我驚喜，中國人沒有忘記文學。我立即剪下了一張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本想付郵，後查出信到中國時，選舉該截止了，所以沒有寄去。本來我們文學界的人，不必同軍閥，政客，財主去比長較短，因為這是沒有比較的。但那一個動作，足以見我對此人的敬佩了。」讀了這段文字，再想到沫若先生對一多的紀念册「人民英烈」，和這部遺集的辛勤，我實在沒有法子不流淚，我想，沫若先生也沒有法子不流淚。

其次，應該謝謝開明書店，肯在這時候印出這部大書。尤其應該謝謝開明書店編輯部的葉紹鈞先生周予同先生王伯祥先生徐調孚先生；紹鈞先生摹寫金甲文字，予同伯祥調孚先生分任校讎，所有引用古書文字，都抽檢原書核對一過。十月二十五日紹鈞先生給佩弦先生信說：「聞先生全集已付排，繕抄之稿，實多錯誤，當時以為「死水」「紅燭」必無問題，熟知鈔者所據為排印本，而排印本不惟甚多誤字，且有錯簡之處，校時始發覺，頗累了排字工友。其考據文字，引用處有可疑處，皆檢而查之。」又在給沫若先生的信裏說：「期其比較精善，庶無負一多先生耳。」這部書的精善，這裏面不止是學術上的共鳴，也包含了崇高的友情。我完全同意紹鈞先生的話：「此集交開明，為其幸事。」而且，不止是聞集的幸事，也是學術界的幸事。

最後，還應該提到兩個朋友，一個是翦伯贊先生，在葉紹鈞先生提出開明願意印行此書之前，伯贊先生曾經告訴我，陶行知先生辦的一個印刷所，由他主持的，可以印這部書。雖然後來印刷所發生變故，沒有成為事實，這意思是值得感激的。

另一個是沈衡山先生，衡山先生的建議要寫一本翔實的一多的傳記，包括家世經歷著述思想行誼和其他種種的，他願意介紹出版。並特別指出：「一多先生文字，過去拜讀太少，近見匡齋講詩，內容之精至，文字之優美，空前絕後，傾倒無已。」這建議非常好，在遺集問世以後，希望能如衡山先生的期望，有一本翔實的詩人戰士學者，為民主獻身的聞一多的傳記，來教育，指示下一世代的人民。

一多是永遠不會回到書房了，他這個人却長留在歷史上，他這部書却長留在每一個書房中。

十一月四日晚十二時

附言：聞集正在開明書店排印中，大約明年三四月間，可以出版，因為一年來關心這部書的朋友們紛紛來信探詢，借這機會作一總的答覆。

書評

美國之內

Inside U. S. A. by John Gunther

費孝通

在不能正勁做工作的小病裏讀這本書也許是最適宜了，除了這近一千頁的巨册太沈重了一點，躺在床上看着未免時常會感覺一點手酸。可是這也並不太成累贅，因爲這是本隨時可以放得下，拿得起的書。不但五十二章儘可分成五十二個落段去看，而且每一章裏又分着很多節，每節二、三頁，四、五頁，看了一節，手酸的話，放下來，過一時，另外翻一節看，也不妨事。

我說「不妨事」並不是說該書像字典，一字是一字，或是像辭典，一段是一段，沒有聯貫；這樣說是過分了；但是因爲這是本介乎百科全書和專論之間的書，是一串珠子，不是一個鏈頭，甚至還不夠是個鍊子。著者從太平洋沿岸的加尼福尼亞的金門說起，一城一城，一州一州的一直說到西南的阿里蘇那，剛剛在美國走了一圈。有景說景，逢人說人，下筆自由，不受拘束；描寫生動，恰到好處：有很多地圖上見過的怪地名，報章上見過的怪姓名，在這裏却可以找到一段不長不短的介紹。無疑的，這書會給你很多關於美國的知識，說「內幕」不太壞，因爲並非「秘聞」；說「指南」却不夠，因爲並不呆板。這書的長處就在這裏；而且富於新聞學裏所謂 human interest 親密之感的描寫。

這既是一本堆滿着美國之內各種各色的報導，各人讀來自不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凡是喜歡在茶會裏在朋友們面前誇張自己知識豐富的人，正可心頭默記這書裏絕不缺乏的那種很會吸引人注意的數字：以白銀和離婚出名的奈伐達州每方英里平均不到一個居民；這次大戰徵出來的壯丁竟有百分之十三·九是文盲，百分之四是體格不合當兵標準；造船大王决定要造汽車的話一傳出來，在他第一輛汽車出世前，訂出的貨已值五千三百萬元；紐約大學的學生中有一萬三千八百人是猶太；上議員裏最有勢的政團是十四個產銀州的議員，雖則美國一年產銀總數的價值祗有花生的一半。……

也許是因爲我是斷斷續續讀這書的緣故，這書給我的印象多少是零星的。其實著者在這些表面上似乎零星的材料底下，有着他一貫的看法。我說「看法」而不說「解釋」，因爲我很懷疑著者有意想給讀者對美國一個綜合的認識，如果這樣就成了一種解釋了。「看法」是著者在各處無意中露流出存在心頭的默認的見地。

耐心讀這書的人不難看到在著者心頭美國是富於鄉土情調的。他有機會時就點出美國的工業祗集中在少數區域裏，像一片廣大農場上的小黑子一般。在廣大農場上長着玉米，棉花，麥子，還有牛羊，差不多一樣廣大的是荒地，沙漠。這幅素描是的確的，但是如果我們着眼於人數，在小黑子裏住着的其實比在廣大平面上散散落落點綴着多得多。現在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已近七比三了。

本書著者强調美國的鄉土情調在政治結構上却很能給人啓發。我曾指出在代議制中，鄉村居民占着便宜，譬如在上院，每州的議員數是相等的，工業區域既然集中在少數州裏，雖則工人的數目多，但是在上院議席中却占不到多數。在州議院裏情形相同；例如加里福尼亞省，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舊金山和洛杉磯，但是在州議院裏這兩城祗有兩個代表，其他不到一半的鄉村居民却有三十八個代表

鄉村裏的美國人在政治上握有優勢，而這些人是怎樣的呢？一般說來是保守，個人主義，獨善其身，厭惡紛亂的舊世界，更討厭城市的工人。這些人是戰前孤立主義的主力。他們聽見社會主義就會搖頭，共產主義在他們看來還是邪道。他們自認是正統美國人，不像大城市一般「外國人」瞎資察了去。著者從這基礎上說到羅斯福政治手腕很具洞見。據他說，這些鄉下人儘管反對社會主義，但是却很能瞭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重要，因爲鄉村裏水電問題祗有靠這種大工程才能解决。羅斯福的新政答覆他們急切的需要，所以他能得到他們的支持。

從歷史上看，上兩代的美國可以說是鐵路勢力支配的社會。這也是從「鄉土情調」的背景裏發生的。那時候，美國的農民如飢如渴的想去開闢土地。開闢土地有賴於鐵路。鐵路築到那裏，土地也開闢到那裏。美國的議會肯給鐵路建築者分外的優待，他們可以允許鐵路公司得到大片土地，大份利益，因爲有着鄉土勢力支持着這血脈的擴展運動。接下去是「便宜汽車」的大受歡迎，給福特這一類人物捧到了天上。土地開闢了就需要發展農業，那是汽車和耕種機的時代。再下一步是土地的保肥，產物的保存，水旱的控制，以及生活設備的改善，一一成了主要問題，也正是羅斯福提倡TVA得到成功的時機。

種田是不需要大規模的，更不需要社會主義；但是水電的工程卻給美國農民一個極大的心理轉變。他們比較了私家民營的電廠和TVA式的水電工程之後，知道這種有關社區全體利益的經濟事業應當是發成「公益」的。於是在美國個人主義的最堅固的堡壘中投下了集體主義的種子了。這種子會長成什麼果實，現在還不便預言，但是如果太忽視了這種子所可能得到的滋長、有一天對美國的社會也會覺得驚異的。

鄉下的老美是素來不喜歡管兩洋之外的閒事的，但是目前主張擴張主義的卻就是那些戰前的孤立主義者。這轉變表面看來似乎是突然的，如果我們從本書作者所強調的鄉土情調中看去，却很容易說明。戰後世界是一個飢荒的世界。歐亞兩洲都仰着手向美國求援，所求的十分之七是糧食。美國如果應援就得輸出糧食，糧食價格上漲，得利的是農民。工人呢？毫無好處。糧食貴，生活高，不得不要求提高工資。工廠老闆製造出來的貨品成本高，輸出困難。爲工業利益，最理想的是糧食落價，工資可以減少，在國內謀市場的開展。至少在目前，工廠並不担心國內市場曾縮緊，像汽車一類的工廠，已經簽訂了半年後才能交貨的定單。他們並不急需海外市場，何況還蕭條窮困的戰後世界並沒有能力來暢銷美國的時髦日用品呢？

如果本書著者所指出的鄉土情調是沒有誇大的話，美國在最近的將來是會向外推行援助政策的，而且所援助的對象也會偏重在糧食缺乏的工業區域——這個引申很合於目前美國外交的趨勢。歐洲的分裂，把西歐隔絕於東歐糧庫之後，美國的糧食市場是四平八穩了。於是糧價在跳，暗示着糧食即將巨額輸出。美國和蘇聯的日見疏離離試也和這情調合拍。在目前可以向美國購買大量工業品的是蘇聯，而蘇聯可以輸出的却是糧食和農產品。我們還可以記得，在戰時美國商會會長詹斯頓曾訪問蘇聯，回來之後的言論是「商業是商業，政治無關」。戰後不久民意測驗主張和蘇的以商人占多數。反蘇最努力的是農民。骨子裏還是生意經，而在美國政治中，農業集團本來是占優勢的。

——以上這些引申是我讀了這書之後的意見，這書本身並沒有這套牽涉具體政策的分析。

我並沒有看過這書的中譯本，聽說是節譯的。我覺得如果要介紹這書到中國來，全書的分量太重，不容易，同時也不必的，節譯是很對的。可是在這一本近於百科全書性的報導集成裏想加以節錄也非易事，除非在這書裏舉出一兩根線索來，不然很難節得有條理。我希望這書的譯者已經克服了這困難。我不用「美國內幕」來譯本書之名，想避免和譯本混淆是一個理由，另一個理由是本書如我在上面所說的，本書並沒有揭開什麼隱藏在幕後的秘密。這裏所有的不過是可以公開的「美國之內」的情形罷了。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二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